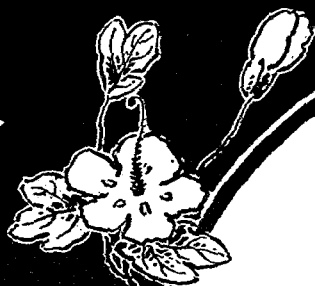


社會小說

萬  
毒  
尾  
毒  
下

中國圖書  
公司  
和記  
印行



9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9 +

481512  
- 1500

+9108

社會小說  
薑尾毒卷下

第十一回 酸風大作煮鶴焚琴 肉食與謀敲膚剝髓

話說楊老夫人在方雲岑家裏。偶因小解。走到祕密屋子外面。在簾隙裏一張一男一女正在入港的時候。面目看得清清楚楚。却是自己的兒子楊少大人。那女人也不是別人的。的確是說書的徐琴仙。這一氣非同小可。不覺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半晌說不出話來。這邊打雜的聽見了。走來問道。什麼人大驚小怪。仔細老爺打斷腿哩。說了這話。却沒人答應。心上奇怪。又聽見簾子下有些聲息。便去找一枝洋燭。點着了過來。一照。却認得是楊老大人。面如白紙。氣喘吁吁。頭枕着階石。一時爬不起來。打雜的那敢慢怠。連忙叫了一個小厮。兩人同扶起來。這時楊老大人有些知覺。只歎了一聲。氣打雜的道。老大人受驚了。這刻好過些嗎。楊老大人顫着聲音道。虧虧。虧你你你。你忠心。這屋子裏鬼出現了一面。說一面。已經到了一間房裏。方雲



岑也曉得了。楊老大人就躺在坑上方雲岑叫打雜的快把我小帳箱裏金絲盒子取來。有一種頂好的醒酒丸在裏頭。楊老大人鼻子裏一哼。說道別費心了。我那裏是酒醉。只因見了鬼怪。嚇得這樣的方雲岑何等乖巧。他其實已經知道了。便假做失驚的樣子。道鬼怪嗎。你走進那屋子旁邊有夾衎前面一個大院子的東廂裏頭。見了鬼怪麼。老大人道。一些不錯。雲岑道。怪不得要昏暈跌倒了。這個地方常常鬧亂子的。的確有怪物在裏頭。他們用人合我的家人們都不敢進去的。老大人看他假癡假呆的情景。肚子裏又笑又氣。想這方雲岑竟是這樣的壞胚子。這不是開台基嗎。咳。貝親家給當我上了。楊老大人正在胡思亂想方雲岑還演說下去。道。去年一個山東客人到這裏來。下榻他偏要東廂裏歇宿。說他清淨。我家人們是曉得的。便把這屋子裏有怪的話告訴他。他偏不信。定要歇宿。只得由他了。豈知到了半夜裏狂呼大叫。我們住在裏面那裏聽見呢。只有一個家丁合他帶來的人住在東廂好容易喊醒了。連忙趕進去。已是面如金紙。口流涎沫。却偃臥在床前地上。家丁們

昏了。茶壺裏的一碗溫茶。方才有些醒轉。來說話時。還是心悸肉顫的。他說睡到三更時分。只聽得承塵上綵繚有聲。注目靜視。忽然兩隻小脚吊下來了。嚇得魂不附體。一霎時間掛了半身不多時。由胸及頸項。竟是完全的臉兒下來了。吐舌無睛。好不難看。說時遲。那時快。飄忽間其人下來了。却是一位絕色的佳人。這山東客人本是好色的。見了美貌。却又不怕起來。聽憑他走到床前。滿意受用一番。不料壁角裏又響動起來。一個莽男子。突然而出。兩眼圓睜。狀貌猶惡。逕走到床前。把山東客人一摔。擲在地上。山東客人這一嚇。就大喊一聲。竟昏過去了。以後的事情。他便不知道。那時間說得家人們毛骨悚然。自從山東人去了。便把這屋封鎖起來。從不敢給人家歇宿。老世伯看見的。又是怎樣東西呢。楊老大人暗罵了一句。道你這人刁猾極了。我也不來給你當面過不去。以後看手段。就是哩。只得說道。我也是看見一男一女。難道雲翁這個東廂竟做了鬼怪的陽台嗎。我今兒倒煤看見了。這個不吉利的。事兒。雲岑曉得話裏藏針。只是他奸猾慣了。却做得如無其事。安慰楊老大人。

道。老。世。伯。放。心。停。會。兒。心。定。便。好。了。如。不。嫌。局。促。便。住。在。這。裏。也。好。楊。老。大。人。道。住。到。不。必。只。是。我。還。要。進。去。看。一。個。真。雲。翁。可。同。去。麼。如。不。去。便。請。多。派。兩。個。家。人。同。去。雲。卿。答。應。道。老。世。伯。既。要。去。看。自。然。小。姪。引。導。這。時。喝。酒。的。人。除。了。已。散。的。外。都。來。看。楊。老。大。人。的。怪。事。幾。乎。塞。滿。一。房。你。言。我。語。有。的。說。人。家。如。何。有。鬼。怪。有。的。說。鬼。怪。如。何。這。刻。就。出。現。呢。有。的。說。鬼。怪。的。交。媾。倒。好。看。的。有。的。說。我。生。平。只。看。聊。齋。志。異。書。上。的。話。却。沒。親。眼。見。過。今。兒。倒。要。廣。廣。眼。界。一。面。囉。哩。一。面。方。雲。岑。不。慌。不。忙。點。了。一。枝。洋。燭。在。前。頭。領。路。一。衆。人。都。跟。着。進。來。楊。老。大。人。仍。是。一。個。小。廝。扶。着。雲。岑。轉。了。幾。個。灣。叫。家。人。們。快。去。拿。鑰。匙。來。只。指。着。一。間。屋。子。鐵。將。軍。管。門。的。道。這。裏。便。是。老。世。伯。所。見。的。地。方。楊。老。大。人。暗。想。你。這。個。人。真。不。是。東。西。當。面。畫。鬼。符。瞞。三。歲。小。孩。子。哩。便。冷。笑。道。不。是。這。個。屋。子。呀。方。雲。岑。道。不。錯。老。世。伯。看。見。的。是。前。面。這。裏。是。後。面。進。去。的。楊。老。大。人。曉。得。辨。他。不。過。只。得。聽。其。所。爲。不。一。會。家。人。把。鎖。開。了。衆。人。一。擁。而。入。只。見。有。床。無。帳。有。櫥。無。門。一。股。霉。氣。直。冲。鼻。觀。的。確。多。時。沒。有。人。

住過了窗邊一張桌子灰塵是有一寸多厚窗外是掛着一條簾子楊老大人暗裏想這雲岑果然利害他竟豫備着這樣屋子鬼混的我偏要試他一試便道我記得這個所在是正廳旁的東廂外面有一株桂樹那窗子却是開的裏頭燈火通明並不是這樣灰黑的樣子方雲岑道老世伯又來了他不會變化迷人的眼目如何算是鬼怪呢只怕那些燈火器物都是變成的空花被你一聲喊起就都沒有了楊老大人只不言語把窗子扳開鐵紐向前一看都是小小的一個天井並不是廳前的大院落心中不覺暗笑一轉念頭不覺又生氣起來要待發作兩句當着衆人面前自己揚了家醜也是算不來的便自悔當時不捉住證據叫方雲岑不得置辨如今事已逃過只可再行設法了當下對方雲岑道算了你的府上房屋太多了竟關起來給鬼怪住仔細被張天師來妖呀衆人方才覺得話中有話都不覺又笑又疑起來楊老大人回頭對着貝大人道徐琴仙便住在雲翁屋子裏你們都沒知道麼貝大人呆了一下方雲岑冷笑道老世伯原來有這個疑心聽憑你全屋通搜就是了

小姪雖然不肖，尚不甘心做烏龜哩。楊老大人也不言語，慢慢的踱出屋子來。史大人就招呼方雲岑，依舊鎖了門。楊老大人沒精打采的叫家丁傳轎夫伺候。衆人聽了結末幾句話，曉得楊大人看見徐琴仙，一定有什麼句當，並非見了鬼怪，只是一重疑案。徐琴仙究竟在那裏，也不知道。慢說衆人竊竊私議，單說楊老大人打轎回去了，心中悶悶不樂，叫小廝去請少大人來回說。少大人已經出了老大人門，到那裏去的小廝，說不敢講。老大人道：「你只管講，我總不說你講的就是了。」那小廝低低的說道：「三天不回來。」據小張說，括上一個婊子，藏在什麼方老爺的家裏。據說方府裏老大人也長去的，拷問小張，便曉得詳細了。當下老大人果然去叫小張進來。小張不曉得什麼事，兒慌慌張張的請個安，垂手侍立。老大人把手一指道：「去取那皮鞭過來。」小張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取了過來。老大人道：「我問你幾句話，你要從實說來。若有半個虛字，便叫王升抽斷你的筋。」小張幾乎哭出來，道：「小的再也不敢虛言。」老大人儘管問，問罰咒的句句從實回答。就是了。老大人道：「少大人幾天沒回來。」



了。小張道：三天。老大人。道。做什麼。小張道：括上一個。婊子。名叫徐琴仙。怕老大人。曉得了。所以。在一個。方老爺家裏。藏着屋子。狠祕密的。成日。介在那裏。快活。老大人。道。這屋子。你認得麼。小張道：認得的。老大人。道。你明兒。早上。同我去。小張道：少大人。交代。過的。叫我說穿了。便要活活處死。老大人。道。以後。你便在這裏。伏伺。不必過去了。小張喜。歡。磕頭。謝了。當晚。無話。明兒。九點鐘。打過。楊老大人。便挈着。王升。錢福。一班。家人。又叫小張。做了。引線。到了。方家。門上。說。老爺。還沒起來。老大人。說。不必通報。我。進去。坐。一刻兒。就是。了。門上。違拗。不過。只得聽。他們。一擁。而入。小張。引路。進去。果然。是。西邊。一座。花廳。的。東。廂。裏。大。院子。裏。幾株。桂樹。同。夜裏。看見。一樣。並不是。老方。引。看。的。地方。老大人。向。東。廂。看。去。湘簾。貼。地。繡。幃。停。雲。裏。面。靜。悄悄。的。便。低。低。的。問。小。張。道。門。在。那。裏。小。張。道。從。廳。的。後。面。繞。過。去。的。老。大人。如。言。進。去。果。然。曲。廊。洞。房。花。香。鳥。語。別。有。天。地。只。見。繡。帘。颺。處。雙。扉。虛。掩。小。張。道。便。在。這。裏。請。老。大人。先。進。去。楊。老。大人。勃。然。大。怒。硬。着。頭。皮。進。去。居。然。雕。文。羽。帳。玉。鏡。銀。荷。爐。篆。猶。溫。流。蘇。不。動。便。

上。前。揭。帳。一。看。確。是。孽。畜。冤。禽。並。頭。交。頸。只。回。頭。把。手。一。揮。王。升。錢。福。等。一。擁。上。前。連。被。帶。人。的。捲。了。起。來。楊。老。大。人。叫。擲。在。地。下。少。大。人。直。從。睡。夢。裏。驚。跳。起。來。大。罵。何。人。敢。來。這。樣。睜。眼。見。了。老。大。人。嚇。得。身。體。亂。抖。掩。着。臉。兒。赤。身。跪。在。地。下。連。連。磕。頭。口。說。知。罪。了。父。親。顧。全。面。子。罷。此。處。不。比。家。裏。父。親。要。殺。就。殺。了。總。別。給。人。家。看。見。了。笑。話。楊。老。大。人。叫。家。人。們。給。他。着。好。衣。服。又。道。這。個。賤。娼。根。連。被。帶。褥。縛。起。來。不。要。給。他。逃。走。一。面。少。大。人。着。衣。一。面。琴。仙。伏。地。哀。求。淚。流。滿。面。口。中。只。說。老。大。人。開。恩。老。大。人。本。來。怪。可。憐。他。的。如。今。不。覺。動。了。舊。情。也。叫。人。給。他。衣。服。着。了。這。時。間。方。雲。岑。也。驚。動。了。曉。得。這。事。沒。有。顏。面。只。索。性。不。出。來。聽。他。們。鬧。到。那。樣。兒。再。講。老。大。人。叫。家。人。們。把。琴。仙。送。到。縣。裏。去。官。辦。少。大。人。帶。回。去。家。法。處。治。吩。咐。過。了。便。乘。轎。回。府。少。大。人。顏。面。有。關。也。叫。了。轎。子。乘。着。回。到。楊。府。只。苦。了。這。邊。的。徐。琴。仙。被。兩。個。家。人。押。着。一。路。調。戲。捉。弄。琴。仙。出。頭。露。面。啼。啼。哭。哭。到。了。縣。裏。家。人。們。去。訴。說。了。情。由。施。知。縣。是。楊。府。的。走。狗。放。個。屁。兒。沒。有。不。響。的。曉。得。老。大。人。含。着。醋。意。若。不。重。

辦。要。不。滿。意。的。就。立。刻。審。訊。把。琴。仙。掌。頰。鞭。背。任。意。摧。殘。糟。塌。了。一。陣。可。憐。這。琴。仙。玉。軟。香。溫。變。爲。血。肉。狼。籍。一。面。提。他。的。假。母。來。也。笞。打。了。一。番。驅。逐。出。境。永。遠。不。准。再。來。這。便。是。做。妓。女。的。苦。處。可。恨。從。前。官。府。紳。士。對。付。妓。女。總。是。這。樣。的。也。不。是。楊。老。大。人。一。個。要。好。時。任。意。玩。弄。一。有。不。好。鞭。打。驅。逐。像。畜。生。一。般。看。待。所。以。倡。優。隸。卒。是。民。間。最。賤。的。營。業。然。而。照。如。今。看。來。歐。化。主。義。發。達。風。氣。大。變。却。又。不。堪。設。想。了。優。伶。戲。子。升。做。上。等。人。物。自。不。必。說。連。那。妓。女。都。由。得。他。驕。橫。放。肆。沒。人。敢。奈。何。他。人。家。或。在。報。上。罵。他。幾。句。他。便。說。是。毀。壞。名。譽。請。律。師。到。外。國。衙。門。裏。去。控。告。外。國。衙。門。居。然。出。來。提。人。若。是。打。他。一。下。還。要。給。巡。捕。拿。入。捕。房。罰。了。幾。百。塊。洋。錢。哩。這。也。是。物。理。學。家。打。話。算。反。動。力。了。從。前。妓。女。太。賤。如。今。妓。女。又。太。驕。貴。誰。好。誰。壞。做。書。的。人。才。疏。學。淺。也。不。敢。下。斷。語。話。休。再。說。且。入。正。文。却。說。楊。老。大。人。爲。了。醋。意。一。怒。而。驅。逐。徐。琴。仙。後。來。琴。仙。又。被。假。母。凌。虐。竟。自。盡。了。這。是。薄。命。的。下。場。也。是。老。大。人。造。孽。的。結。案。表。過。不。提。這。邊。楊。少。大。人。被。老。大。人。軟。禁。了。一。個。月。後。來。漸。漸。的。

放。鬆。了。依。舊。到。外。面。廝。混。自。不。必。說。豈。知。不。上。半。月。又。鬧。了。一。樁。笑。話。出。來。只。因。老。大。人。爲。着。琴。仙。的。事。兒。餘。氣。未。平。且。外。人。都。知。道。是。他。的。相。好。不。免。沸。沸。揚。揚。把。聚。塵。的。兩。個。好。名。詞。輕。輕。加。上。了。他。耳。朵。裏。大。約。也。括。上。幾。句。所。以。杜。門。謝。客。狠。沒。面。子。見。人。後。來。覺。得。在。家。沒。趣。便。悄。悄。的。到。杭。州。去。游。西。湖。了。本。來。是。要。少。大。人。同。去。的。少。大。人。一。想。西。湖。有。什。麼。好。頑。我。自。小。頑。得。狠。厭。了。况。且。跟。着。這。個。老。頭。兒。拘。束。得。緊。緊。的。一。些。沒。有。趣。味。倒。不。如。趁。他。去。了。在。家。裏。倒。好。頑。頑。主。意。定。了。就。裝。了。假。病。什。麼。頭。痛。發。熱。連。日。不。出。房。門。老。大。人。便。獨。自。挈。着。新。姨。太。太。合。幾。個。下。人。去。了。這。一。來。把。少。大。人。樂。得。手。舞。足。蹈。不。上。三。天。城。裏。的。私。門。頭。祕。密。窩。子。逛。得。二。半。了。一。天。走。過。一。片。肉。莊。門。口。瞥。眼。看。見。一。個。年。輕。女。子。大。約。十。五。六。歲。光。景。生。得。體。態。苗。條。皮。膚。潔。白。烏。雲。似。的。光。溜。溜。一。條。鬆。辮。着。實。可。愛。便。假。意。走。前。去。問。他。肉。價。那。女。子。見。有。人。詢。問。方。才。回。過。臉。來。却。是。一。張。小。圓。臉。長。眉。鳳。眼。口。小。唇。紅。這。少。大。人。雖。然。向。那。邊。一。個。老。頭。兒。說。話。搭。越。着。問。問。肉。價。那。眼。珠。兒。却。滾。溜。的。釘。着。那。女。兒。

女兒見他一副涎臉不覺好笑。雙渦起。暈愈覺丰致。嫣然從此少大人的魂魄。便被  
他攝去了。不知不覺。便有許多皮條客人。上前來掇臀抱腿。成其好事。少大人本要  
即日討他。做小老婆。那知他已經許字了。槽坊裏小老班父母。不願賴婚。被人唾罵。  
所以看破了。少大人的情節。反把女兒軟禁起來。事有湊巧。却好這肉莊虧欠人家。  
債項不得清償。虧得少大人借給幾百洋錢。還去舊債。又添了新本。因此他父母感  
激起。少大人來正要設法退婚。一天少大人又到那裏去尋歡。那時節已另築香巢。  
頗形寬暢。女兒的父母也口口聲聲。少大人的巴結。這少大人也合他們說長論短。  
無話不談。那老頭子便把肉店的虧耗情形。當作間談。說給少大人聽。道從去年起。  
了肉捐。說是要辦學堂的。如今又有了豬捐。豬肉價錢。所以不得不貴。價錢既貴。生  
意就清淡了。許多不上幾天。又有冷肉担子出來。這肉店生意便更少了。而且這冷  
肉担子從前總要十一月裏才許兜賣。如今十月初就有了。你想肉店生意不要盡  
被他們奪去嗎。少大人道什麼。叫冷肉担子。老頭兒道。這是鄉下人殺了過年豬挑

出來沿街兜賣的。他又不要捐。又沒有店面開銷。自然可以賤價出售了。少大人是長到縣裏去的。能合大老爺說明。捐冷肉担子。不要捐肉莊。那就感恩不盡了。少大人道。這些小事。很容易的。那老屠便斟了一杯酒。獻給少大人。且說了好多恭維的話。實做那縮頭藏尾的老元緒。公間文少敘明兒。少大人到十二點鐘。方才起來。想起昨天的事。便叫小廝叫了轎子。一逕到縣裏去。把這事說給施知縣聽了。施氏本是楊府奴才。怎敢不依。不一天煌煌告示。加捐冷肉担子。每担每天十文。十一月以前不準進城。如有違限進城。或漏捐。都得由巡警查察。扣留分別責罰。鄉民得了消息。都咒罵瘟官起來。後來不曉得是何人走漏風聲。竟曉得是老屠的脚力。楊少大人的大權。鄉民本來深恨楊府。如今又出了這樣霸道的告示。格外鬧起來。內中有個強項的。自願出頭犯法。替衆人吐氣。他偏偏不到十一月。就挑進城門。並且不肯納捐。巡警便扣住他的担子。連人送到巡警局裏去。那人就在巡警局裏大鬧。巡官急了。把他送到縣裏。一班鄉民曉得闖了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家執着香。

開到縣裏去。一面有人去拉住老屠，勸他到縣裏要請知縣打死他。施知縣只得出來勸諭一番。允他早半月進城，每天捐錢三文。鄉民還不答應。後來把老屠要打。大人這時已經得了消息，連忙趕到縣裏，叫施知縣不得責打老屠，而且自己走上堂來，對着鄉民演說應捐的道理。鄉民正尋不着主腦，不由的大喊一聲：「小賊投死你，姦了他的女兒，就來幫他說話嗎？」一片聲起，蜂擁上前，要爪少大人便打。正是

從來女禍能亡國，貪戀閒花幾喪身。  
未知少大人有救星否，且聽下文分解。

## 第十二回 米傳單鬼賊多端 板博士池魚殃及

話說挑冷肉担子的鄉民，大鬧公堂。楊少大人幫着老屠戶，要想上前喝阻，不料被鄉民一哄而上，抓住衣服，正要痛打。旁邊有十幾個巡警上前保護，方才逃出圈子，躲進宅門。衣服已經爪破了一大塊，只叫得晦氣罷了。外邊各鄉民見少大人逃了進去，老屠戶也給巡警拉進了。施知縣又說可以通融，只得慢慢的散了。裏頭見聲

勢已過却。又出來捉人。幾個走得慢的。都吃了虧。後來衆鄉民。又來要求釋放。施知縣。薄薄責了幾個。才算完案。不多幾天。楊老大人回來了。曉得這件事兒。狠不舒服。叫少大人。失去面子。做得好事。又恨。施知縣。辦法不善。着實責備了一番。少大人從此。也不敢到老屠家去了。那老屠。憑空奪去一位財神心。不甘服。便登門吵鬧起來。楊老大人。曉得了。叫家人攆他出去。不要理他。這老屠。情急了。便坐在門口哭叫起來。楊老大人。怕面子不好看。便叫賈子文去勸他。給他一百塊錢。老屠定要。把女兒嫁給少大人。不要銀錢。後來做好。做歹。給他一百五十塊錢。了事。子文見屠女狠有姿色。倒去翦上了。邊不一年。被他做了三房。小老婆。少大人恨他了。不得而且疑心。琴仙的事情。也是他走漏風聲。弄出來的。所以怨入骨髓。總想一朝拿着破綻。點他一處。指命傷拔去。這眼中釘。方才罷手。這是後文再表。如今單說楊老大人。在家納福。逍遙沒事。過了一春。只因新任總督。是他的世交。又關些親誼。便特特爲。爲渡過江。來到南京。督轅求見。那位總督。果然另眼相看。請楊老大人吃飯。談天。談到臬



匪充斥地方不靖。楊大人本來做過大員的，也帶過營頭。所以上了許多治匪的條陳。那總督狠加歎賞，便說要借重老親翁的大才，分一個營頭駐紮揚州城外。就全歸老親翁節制，不曉得可承老親翁的金諾嗎？你想楊老大人是何等貪功謀利，憑權藉勢的人。如今這總督輕輕的把個領兵大權交給他，此如爲虎附翼，而且就在本籍地方更加一層榮耀，豈有不欣然答應的道理？當下又謙遜了幾句，總督却着實恭維他一番。從此楊老大人便是在籍的軍門大人了。淮揚道的權勢只怕有些不及他哩。話分兩頭，却說揚州城裏還有一個大紳士，姓梅，名叫天心，表字復齋。他父親單名健，號叫勗初，也做過監司大員的。到了復齋一代，更爲發達，竟從外任內用，做了工部侍郎。這勗初老大人告老在籍，逍遙自在，絕不與聞公事。只有兩件。這老大人最喜歡的一件是齋僧布施，一件是尋花問柳。所以揚州城裏外的寺院浮屠大半是梅府裏建造的。至於花街柳巷私娼官妓也都沒一處沒有老大人的踪跡。說也可笑，梅府的門口不是聚着化緣的和尙，便是站着送禮的娘姨大姐。只

有這兩種人來拜望。老大人。老大人。很喜歡接待的。其餘大人。先生。倒不十分款洽。所以揚州城裏。造他的謠言。說梅老大人。是和尙轉世。和尙是最要女人的。他歡喜的兩種人。原是前世帶來的性格。他兒孫。都是大官。落得享些清福。豔福。比之楊老大人的忙忙碌碌。不是天差地遠嗎。然而也爲有這一層。所以楊梅兩家。不甚接洽。梅老大人。本是楊老大人的姻長。論起輩分來。楊老大人。要叫梅老大人。做表叔哩。見面。雖然客氣。背後。却楊老大人。說梅老大人。的糊塗。梅老大人。說楊老大人。的操切。因此兩家。有些意見。事有湊巧。那報恩寺。普淨。本來是楊家的。走狗。自從陸守愚大鬧一場。楊老大人。也有些不滿意。不曉得何時。又把普淨。合新姨太的。交涉。揭破了。所以楊老大人。發怒。不許普淨。進門。你想這普淨。猶若一個蕩婦。拆了。姘頭。能夠空床。獨宿。嗎。免不得。千方百計。再尋一個。姘頭。他就。拿出他。生平。拍馬。吹牛的。全副本領。用。到梅老大人。的身上。去。梅老大人。是本來。歡喜。和尙的。如今。有這般。千嬌百媚。兼有。女性的。和尙。豈有。不合意。嗎。不消。一月。就水乳。交融了。恰好。什麼。梅氏。新建。

的承福寺沒有住持。梅老大人便請了普淨。從此普淨是大叢林裏方丈。大和尚。比那鄉間的小庵住持。算得升官發財了。講起這承福寺來。本是古刹。自經梅氏修建。又造了一座七級的寶塔。格外輝煌壯麗。好不風光。僧衆却有四五百人。這普淨真是時來運轉。福至心靈。偏能上下籠絡。內外應酬。沒有一個人不說他的能耐。梅老大人狠歡喜他。只有一件普淨的色中餓鬼。也是前世帶來。如今做了大叢林的方丈。氣派闊了。銀錢也多了。紳富家裏的姨太太。奶奶小姐來得多了。越引得他淫心大發。色膽如天。那楊老大人的新姨太太合他有舊。自不必說了。不曉得那一天。楊老大人又得了風聲家裏的什麼六小姐七小姐也時常到承福寺裏去過夜的。這一怒非同小可。何以呢。只因楊老大人已經不喜了普淨。普淨不來求饒。反而去投降了梅氏。竟大鬧起來。家裏的新姨太太偏偏還要去。就他已是傷心慘目了。如今又添了兩名親生骨肉給他。糟塌這不是衆叛親離嗎。當下一團無名之火。冒得幾丈高。立刻把姨太太合兩位小姐關禁起來。不許出門一步。一面合知縣商量要起了讞。

捐什麼叫懺捐呢。每逢寺院裏做道場禮懺。一天須捐一元。要逐日報捐。如有漏捐。十倍加罰。原是慢慢兒要查察。取締和尚的意思。豈知普淨仗着梅大人的勢。第一個出頭抗捐。親到楊府裏辨論。給楊老人大罵一場。說他許多劣跡。要撤去他的方丈。這時普淨不靠楊府的勢。不免頂撞了幾句。楊老人大怒。立刻把他綑縛起來。送到縣裏懲辦。這事被梅老大人曉得了。便說我向來不進公門。不管閒事。只今兒的事。太沒分曉了。和尚捐不捐。也要出他自願。這並不是國家頒定的稅。則如何能够由他一個人的意思。硬行勒派呢。至於說和尚不守清規。他又並沒當場捉住他的贓證。如何可以憑空指出。况且就是紳士眷屬。合和尚有曖昧事情。也是自己不嚴。和尚並不鑽穴踰牆到你家裏來做這個。句當。照這看來。和尚並沒罪名。如何可以把他綑送呢。我是施主。倒不能坐視的。便立刻打轎來到縣裏。請釋放和尚。這施知縣倒弄得沒有主意。這梅老大人從沒到過縣裏的。况且又是現任侍郎的老大人。位分却在楊老大人上面。怎麼好掃他的面子呢。就立刻答應。當面放了梅

大人方才回來這邊施知縣連忙趕到楊府裏磕頭謝罪訴說如此如此楊老大人着實忿怒却因梅氏勢力浩大沒有法兒只得暫忍過去再設別計報復了約摸過了一月這當兒揚州城裏的米糧缺了只因連年歉收民食艱難米價便飛漲了又值青黃不接外面沒有貨來所以每升要賣百錢之譜貧苦人家不得過活謠言四起大有蠢動之勢官紳害怕起來便想把官款來買米平糶議來議去議了幾天仍舊是歸楊老大人代辦楊老大人便派柳武韶出去辦米不上三天柳武韶回來了楊老大人請他到祕密室去開那中飽的談判不料柳武韶不慌不忙拿出一張紙條兒來楊老大人接過來一看不覺欣然而笑一手拈着鬚子把眼看柳武韶道你也好算是半料的諸葛亮了只是這個姓呂的不要漏洩了麼柳武韶便湊到楊老大人耳朵邊道只消如此如此又把身子側過來把兩手一揚道就是漏洩了怕他則甚楊老人大喜連聲說不差不差當下就留柳武韶在府裏不題却說那一天揚州城裏發徧傳單上面說什麼梅府裏發米三天每人每單一升發出

傳單一萬張單盡則止這時平糶雖開米價尚在五六十文左右貧民依舊愁眉不展忽聽得梅府裏施米不取分文這一喜還了得大家奮勇爭先跑到梅府裏去取米豈知梅府裏並沒這件事兒門口家人們都回說沒有這事衆人手持傳單爲憑如何肯依家人們都詫異起來被衆人催逼不過只得取了傳單到裏面去回老人豈知老人於前一日到蘇州去了門口家人是新來的還沒知道只此一來衆人愈加疑心起來大家說分明是帳房或下人做鬼扣住不發了就胡言亂吵越聚越多不肯解散家人喝了幾句衆人倒一擁上前要爪着家人毒打這時間已經擁進大廳把陳設的器具也軋壞了還有匪徒從中煽惑暗中獲取什物家人們都躲到裏邊去了早已驚動了上房婦女們聽見聚衆滋鬧倒嚇得沒主意了只有個姪少大人留在屋裏便請他出來布告衆人只說我們並沒發出傳單這是別人家做弄我們的請你們暫且退去候查得確實再行奉告衆人仍是不依姪少大人見勢不佳也只得進去了沒法兒便從後門出去直到縣裏請知縣派人去彈壓不多一

時果然有十幾個巡勇前來驅散衆人。還捉着三四個方才了。結後來這三四個人。經衆人要求釋放也都放了。這邊姪少大人把傳單送到縣裏申請查究。一面打電到蘇州催梅老大人回來。不一日梅老大人回來了。這老大人本來主持慈善宗旨的。只要知縣剖明不是梅府裏發的傳單。把這個作偽的人查出來懲戒一番其餘一宗鬧事的人不必再深究了。知縣得了要領。用心查究。果然查出一個人來。這人姓呂。名叫恆甫。年輕時也算讀幾句書。後來便習了刻字。專門刊刻木版。開着一爿小小的刻字店。爲人心直口快。最喜議論。人家長短。常時喝幾盃老酒。有些醉意。便東西南北的亂說。一陣時而故事。時而新聞。胸中却淵博得狠。所以人家題他一個綽號叫做板博士。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家只曉得他是板博士。好像那紅樓夢裏的板兒。長大了。考着博士了。倒不曉得他就是呂恆甫。話休煩絮。只說這板博士如何合米傳單有關係呢。只因人家沸沸揚揚都議論這傳單。是板博士刊印的。知縣得了消息。便捉住板博士來拷訊。那知這博士不慌不忙。竟從從容容的和盤托出一口。

氣招供出來還說沒一句裝飾請你縣大老爺奉公正辦罷那博士的招供大略說  
 小人刻字爲業如有刊印等等事件本是生意不肯不應酬的這天正在店裏雕刻  
 忽然一個人短瘦臉兒燕尾鬍子身材也短小精悍的搭趲着進門笑嘻嘻的道板  
 博士先生你有功夫接生意嗎我道有生意主顧什麼沒功夫呢那人便道這生意  
 要請你家裏去做的大約要一兩天才回來有功夫麼我想請到家裏去一定是  
 注好生意什麼沒功夫呢便答道原說有功夫的就是多幾天也有功夫的那人大  
 喜說你什麼事情快收拾妥當了便跟我去如今我且去買些東西再來我就滿口  
 應允就轉過來問道貴客的尊姓大名我還不知道哩那人道我姓柳名叫武韶我  
 便答應了那人自去不一會我收拾完了那柳武韶又來我也跟他就走的地方  
 是從府後街轉過灣去進了兩林巷却是楊府的后門進得門去灣灣曲曲的走過  
 花園長廊方才到了一間小小的軒子裏地方極其僻靜軒子後面把榻子掩了又  
 是一個斗室柳武韶便叫我留在這裏還說今兒來不及刻完這裏有床鋪可以住



的。想。你。飢。了。快。到。那。邊。去。吃。過。飯。來。我。這。時。果。然。肚。子。裏。餓。了。就。不。推。辭。走。到。一。個。小。廳。上。吃。飯。飯。菜。倒。很。適。口。柳。武。韶。合。一。個。姓。陳。的。陪。我。吃。的。吃。完。了。就。到。這。小。軒。後。面。來。武。韶。從。身。邊。摸。出。來。一。張。草。稿。說。就。是。刻。這。一。張。單。照。樣。刻。好。別。的。話。你。別。問。你。要。多。少。錢。我。便。送。你。多。少。錢。卻。萬。不。可。告。訴。別。人。的。刻。完。了。就。歸。你。一。手。印。刷。共。印。一。萬。張。你。要。幾。天。完。就。幾。天。完。却。只。有。你。我。兩。個。人。曉。得。沒。有。第。三。個。人。的。你。當。心。呀。晚。間。吃。飯。要。茶。都。把。搖。鈴。爲。號。外。面。喚。你。吃。飯。用。搖。鈴。搖。着。你。要。什。麼。茶。點。雜。物。也。可。搖。鈴。你。只。鎖。着。門。出。來。不。可。叫。僕。人。進。來。的。我。聽。他。一。句。答。應。一。句。做。生。意。巴。結。主。顧。這。是。應。該。的。只。是。我。一。看。他。的。原。稿。不。覺。吃。了。一。驚。暗。想。這。是。什。麼。意。思。却。也。不。言。可。知。了。柳。武。韶。好。像。已。經。曉。得。我。轉。了。念。頭。便。道。總。之。這。裏。事。情。你。別。管。他。有。事。總。不。干。你。就。是。了。我。連。聲。諾。諾。又。說。了。幾。個。曉。得。他。還。不。放。心。在。身。邊。掏。出。一。張。銀。票。來。向。我。手。裏。一。塞。道。這。算。了。定。錢。罷。我。想。實。在。窮。得。難。過。了。多。時。沒。見。銀。票。的。面。如。今。不。是。五。塊。就。是。十。塊。可。不。歡。喜。就。半。推。半。就。的。收。進。了。柳。武。韶。方。才。

出。去。我。便。認。認。真。真。的。刻。起。來。當。晚。果。然。住。在。那。裏。並。無。別。話。明。兒。刻。完。了。又。印。刷。起。來。一。萬。張。倒。印。了。三。天。方。才。完。結。把。身。邊。所。收。的。鈔。票。取。出。來。一。看。却。是。一。張。五。十。塊。的。上。海。鈔。票。這。一。喜。喜。得。我。心。花。開。了。三。天。裏。頭。柳。武。韶。常。常。來。的。約。摸。有。十。幾。次。印。刷。時。候。來。得。回。數。更。多。每。印。一。百。他。便。拿。去。了。等。到。印。完。時。候。他。又。來。搜。查。了。一。次。片。紙。隻。字。不。許。攜。帶。出。去。身。邊。各。處。脫。衣。搜。檢。所。以。我。沒。有。一。張。帶。得。出。來。後。來。倒。是。發。出。來。了。方。才。取。到。兩。張。這。事。本。來。狠。祕。密。的。又。沒。人。曉。得。是。我。所。刻。只。因。聽。說。梅。府。裏。受。害。不。淺。到。如。今。還。有。許。多。人。要。合。梅。府。爲。難。所。以。我。心。中。不。忍。要。替。人。解。說。明。白。免。得。梅。氏。當。災。那。天。喝。醉。酒。不。覺。對。友。人。講。了。出。來。一。傳。十。十。傳。百。所。以。給。大。老。爺。捉。了。來。施。知。縣。聽。了。這。樣。供。詞。暗。暗。吐。舌。礙。着。梅。氏。一。首。沒。奈。何。只。得。飭。差。傳。柳。武。韶。來。質。訊。這。天。楊。老。大。人。正。在。家。裏。請。客。忽。然。門。丁。通。報。道。不。好。了。柳。師。爺。被。縣。裏。捉。去。了。楊。老。大。人。不。覺。大。吃。一。驚。正。是。

若要無人曉

除非己莫爲

未知楊老大人要吃官司否且看下回

第十三回 一盞藥滅口遮天 半畝園藏碑佔地

話說楊老大人聽見柳武韶被縣裏捉去了，驚得面如土色，暗想：這事被他供出來，梅氏知道了，沒有好結果的。當下便悄悄地派賈子文去探聽一面，叫他設法料理。囑柳武韶咬定些兒，自有好處給他。賈子文自然見風着色，施出他的能耐來，打聽得柳武韶並沒供招對着板博士只說絕不相識。子文暗道：這事還好補救，便連夜見了施知縣，托他照應些。施知縣自然意會了，那知梅老大人叫施知縣辦理不善，順便在省裏說了幾句上峯，便把施知縣撤任，另委一個姓宋名大成的來署。這江都縣行文下來，施知縣便連夜趕到楊老大人那裏，叫他設法。後任是梅氏一面人，恐怕水落石出，顏面有關。楊老大人自然感激他，因道：現在柳武韶還沒口供，但幸虧得老公祖緩宕下去，並不用刑研訊。若是換了個頂真的來，這老柳就熬不住了。那板博士拚身捨命效忠於梅氏，也沒法籠絡他論理呢。這事原是柳老弄巧，所以發生到這樣如今他自己供出來，只向他身上一推，也就完結了。但總是我的人，既

失了一員大將且羞辱我的門風狠不值得還是竭力彌縫爲是施知縣道後任來總要給他一個捉摸不定方才可以轉身否則越逼越緊下去便難着筆了楊老大人聽了施知縣的話連連稱是做出着實感激的樣兒施知縣道小姪深蒙老伯揄揚受惠甚多如今當這尷尬地位不得不就些干係依小姪愚見還是叫柳武兄逃了罷捕廳老劉那裏老伯去給些甜頭他有什麼不願意賈子文聽了上前獻計道兄弟想這板博士終是禍根就是武韶逃了還怕將來翻案武韶從此不能出頭或者弄得到這裏來查勘雖不怕他然而名聲遠播上頭也要變卦的經兄弟仔細研究這事梅氏倒不催得十分認真只有板博士口供甚硬一些沒有躲閃若不除了他倒是挑火棒呢楊老大人道什麼叫除去他呢賈子文便湊上楊老大人的耳邊唧唧噥噥了一陣楊大人頻頻點頭道此計狠辣倒是斬鋼截鐵的辦法便對施知縣低低的說了一遍施知縣拍手道着着着賈子翁真有見解不媿諸葛公呢事不宜遲從速下手賈子文道今朝我就去辦楊老大人道狠好狠好三人方才散了

過了一天揚州城裏的酒店茶坊三三兩兩紛紛議論只聽得都說板博士死在牢監裏了有的道板博士爲人倒也狠會尋舒服的不曉得爲什麼貪財去做這件犯法的事兒如今弄得不明不白的死了豈不可惜有的道衙門裏的人都說是急痧死的其實是吃生鴉片尋死哩有的道據張老三說起來這裏情節狠有些蹊蹺呢你道爲何只因這板博士當初受了柳武韶的騙助着楊氏不想後來梅氏催急了板博士倒懊悔起來所以自行說破捉到官裏一口咬定楊府所做把一層層的西洋鏡盡行揭穿楊氏的面子剝盡了而且還有罪名將來要弄得不得了施知縣是楊家要好的所以處處捺住板博士叫他不得放着喉嚨如今梅家不答應省裏去換得新官來了那末楊家就要過不去所以趁這當兒除了這個板博士那就死人沒對證了據說確確鑿鑿是毒死的呢有的吐舌道阿彌陀佛不怕罪過嗎好好的入甚麼就把他藥殺了有的道做官的人良心頂黑差不多合強盜一般所以要殺就殺要害就害孽是作得不少呀你看板博士生龍活虎的一個人如何活活的把

他弄死了。所以俗語說一代爲官七代爲娼哩。有的道可憐呀。板博士的妻子年紀還只得二十左右哩。聽了丈夫不明不白的死去。信息哭得死去活來。又跑到監裏去哭昏了。手裏抱着孩子。還是去年生的。聽說要趕到楊府裏去拚命哩。有的道。昨兒楊府裏私底下托人出來講明給他妻子三百塊錢。聽說這板博士的本家大叔叔勸他妻子不要去吵鬧。說就把那三百塊錢來養他兒子。長成將來有靠了。有的歎口氣道。窮人性命也值三百塊錢哩。不說茶館裏你問我答。當他一樁話柄。只說板博士死了。楊老大人的心頭一塊石也就放下了。專等新官上任。設法要出柳武韶來。你道這時節。梅老大人豈有不知爲何便肯干休。原來梅老大人本是最怕官司纏繞的。前回已交代過了。這當兒聽見板博士死了。證據沒有了。而且梅老大人心的裏以爲還是我們要查究害他死的。雖然衆人謠言都說是楊家毒死的。梅老大人却不相信。只道不可猜疑人家的。所以就願從此息案了。一來顧全兩家紳士的面子。二來免得牽連許多人破家喪命。這是梅老大人向來慈悲的性格。所以便不

催迫還叫人暗中送板博士的妻子白銀一百兩以爲解冤釋結的地步。自然人家都感激這梅老大人了。這層表過不題。却說新官宋知縣到了任。第一就去拜望梅老大人。探他探案的主義。倒不料梅老大人已經冰炭消融。只說刊板的人已監斃了。這事也就見幾了。結罷。宋知縣自然連連答應。落得少一樁。干係只心裏狐疑爲什麼。一天風雨立刻散得無影無蹤。這樣虎頭蛇尾。倒是出於意外的。宋知縣領了這個意思。也就落得見好楊家第一樁。提出柳武韶來。一問柳武韶自然咬定不曉這事。宋知縣假意叫他取保釋放。暫行結案。便把這件事輕輕攔過了。只苦得板博士一條性命。且說楊老大人雖然曉得板博士死了。案情大半鬆下去。只不料這樣的容易心裏狠。覺得意以爲上峯暗中袒護。所以叫宋知縣來做和事老的。因此那憑權藉勢的念頭。猶如火上加油。更炎炎不絕了。俗語說的硬樹也有硬蟲鑽。偏偏這棵硬楊樹倒沒有硬蟲來鑽。對面一樹梅花。只做他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的氣派。由得那東風披拂。長條牽惹一些不合他爭春。固然是此花的清高。

然而都被他楊花漫天飛雪沾泥入水到處生萍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從此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煞渡江人任你東風無賴陽春有腳也管他不得了話休絮絮惹得人討厭還叫讀書人喜歡弄筆墨快入正文罷却說有一天楊老老人在花園裏顧盼自雄忽然望着東北角子上呆了多時便叫人請帳房柳老爺進來不一會柳武韶進來了恭恭敬敬的道老大人有何吩咐楊老大人指着東北角上道那塊兒也好擴充出去了那個荷花池小的狠要想開通過去便從牆底下做一個水洞門倒覺得很有趣的柳武韶聽了呆一呆方才說道好的明天就叫匠人來估工就是了楊老大人狠覺得意便叫柳武韶一旁坐下品茗閒談談起東北角上的那塊地皮從前一番歷史楊老大人却故作不知道從前是什麼價錢收下來的柳武韶道實在是抵押的呀賈子翁經手成交一畝七分八釐押一千塊錢楊老大人故作失驚道阿呀這樣重價還是押的嗎我不曉得什麼一個糊塗只道是賣絕了這賈子文真有些靠不住說罷意思裏狠不自在柳武韶何等乖覺連忙獻計道聽說這地主



只有女人了。我們只說他男人已經賣絕有什麼戲法做出來呢。楊老大人把鬍子一捋道。話雖如此。我們並不怕人。但總要叫子文來問問清楚。到底是怎樣的交涉。柳武韶道。我叫人去請子翁來便了。說罷自去不多時。子文在前。武韶在後。搖搖擺擺的進來。一進房裏。便把兩手下垂。身子筆挺。恭恭敬敬的叫聲老大人。這是楊家的規矩。無論師爺帳房一般。同坐並行。品茶喝酒。終免不得招呼。老大人的。從前賈子文也稱老伯小姪的老大人。意思狠不以爲然。幾乎因此失寵。如今也跟着柳武韶叫老大人了。聞文少表却說賈子文叫了聲老大人。楊老大人把身子呵一呵。說道。請坐。賈子文合柳武韶旁坐了。楊老大人便把園外地基的事問了一徧。賈子文曉得老大人的脾氣。便說這一千塊錢那姓金的本來肯賣了。只因他已經得了病。說緩日成事。還只要找他二百塊錢。便可做紙成交了。不料他一病嗚呼。所以契紙沒有做成。後來那寡婦有些尷尬。和他沒話可說。因此冷了場。至今倒有一年多了。楊老大人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那末等他來說話再行對付罷。如今且做我們

的正經便隨口吩咐了幾句建築的話。文武韶答應了，自不必說過了幾天。果然大興土木起來，却派柳武韶做了監工。那牆根下果然有什麼敦本堂楊的石碑，便做了楊府得地的證據。一面鑿石成山，疏泉作沼，有亭有臺，有齋有館，不上二月，大工已是垂成了。楊老大人有天踱到那邊去看看，不覺欣然自得。對柳武韶道：「如今方才是漸入佳境了。從前的缺點至此算已補足。老夫借此消消遣，就搬新姨太過來，住在這館裏頭，也不枉得林下優游了。」柳武韶聽了他這得意的話，自然着實恭維了幾句，便趁勢挑逗道：「前天有個女人到門口來訪問，說後面的地基可是添造花園麼？」此地是姓金的，如何不來問一聲兒？竟自由的建造了門丁。答言：「我等一毫不知，你要詢問，還是自己去找老大人罷。他方才沒有言語，快快的去了。」照此看來，怕那女人還要來尋事哩。楊老大人怔了半晌，便叫小廝去叫門丁進來，再問了一遍。果然合柳武韶的話一樣。楊老大人道：「他若再來，你叫他去，找賈子文、賈老爺，就是了。」是他經手買的，與我們楊府什麼相干？况且我這地有石碑為證，哩門丁連

聲答應了。約摸過了三天光景，賈子文來了，面色狠有些驚惶。楊老大人何等樣利害，已是十分猜着了。不等子文開口，便劈頭問道：「那姓金的女人，你和他說明白，沒有子文本來想陳說這件事兒，不想楊老大人這樣的當頭一棒，曉得這事宛轉不得了，便也正色道：『那女人來要找價，他說從前一千塊是定洋，如今還要一千五百塊。』」楊老大人哼的一聲道：「前天你怎樣說的？如今你又怎樣的對付他？」賈子文皺着眉頭，道：「俗語說的沒遮欄的，寡婦他靠着寡婦的勢，又沒有契紙，所以倒不便激怒他，不免勸導一番，叫他不要大開口，所以他就一跌跌了五百塊，只要一千塊錢了。」楊老大人只不言語，看了子文半晌，慢慢的道：「你到底怎樣對付他的？」子文道：「我說斟酌了，再行覆他。」楊老大人便把這話讀了兩遍，斟酌了，斟酌了，再行覆他。合誰斟酌，又誰來合他？斟酌拿什麼東西去復他？你子翁說罷，哼，你倒是官場妙手，兩面敷衍的，可惜用到了這個女人面上，有些大才小用了。子文見碰了個大大的釘子，不覺紅光滿面，汗珠兒一顆顆的出現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楊老大人接着說：

道前回我聽得你的大話兒信以爲真所以動手開工果然藏有石碑可想本是已得之產如今騙上高樓倒竹杠來了我也沒別話說你把虧耗費擔任了我拆還他就是哩子文曉得說僵了再沒轉圓怕弄出事來只得連忙打躬請安下氣柔聲的道總要請老大人指示方法這女人實在利害卑人想不到法兒對付他楊老大人也不謙遜依舊端然坐着望了子文半天方才說道你去想罷一畝幾分地基值兩千塊錢麼况且一千塊錢已經付過一年多利息也有一二百塊錢了如今憑空又要一千塊真正豈有此理當下一千塊錢早已可以杜絕了總是你子翁延宕弄出這樣糾葛來我是一文不承認的這事論理本應子翁自去料理但是子翁一向合我這裏有交情的儻有做不到的地方儘管把我推就是了子文曉得這話沒處再說了也就從此告辭楊老大人又說道那女人這樣說大話我倒偏不怕他起先他好好的軟求還打算給他幾個如今是開不得門了且等他筋疲力盡再行設法罷子文連聲答應的走出來了楊老大人便叫柳武韶進去叫他如此如此到子文那

裏去一遭。武韶說曉得了，便匆匆的走了。到了晚上，武韶獨自一個人進來，悄悄的從袖子裏拿出一張紙摺兒來，向楊老大人面前一擺，道：「請老大人過目。」楊大人故意把眼一揉，道：「你讀給我聽罷。」我到夜裏，眼光壞了，不能看細字了。柳武韶果然把那紙摺子展開來讀道：

立賣地契人某某，今將坐落某處荒基一畝七分八釐，某字號註單，賣到某名下收執。收現洋一千二百元正。自賣之後，聽憑業主造屋築牆一切，改動均與賣主無涉。並無親族門房上下干涉、霸阻等情。有則賣主自行理楚，與業主無涉。各無異言。立此契紙存照。某月某日立契人某押。

楊老大人聽完了，把紙就從柳武韶手中取過來，摺了兩摺，叫小廝取了鑰匙來，開着旁邊的鐵箱，自己親身放好。然後叫小廝鎖好了。原來這楊老大人年紀雖然六十七八了，家中一切銀錢出進帳目往來契紙股票都是他親手經理收藏的。只除了幾間廠房歸少大人管理，其餘一切財產沒有絲毫瞞得過他的。他辦事的地方

就在會客的花廳後面一大間書房。凡有銀錢帳目都在這裏。共有七隻鐵箱分放鈔票現洋契紙股票一天亮便出來坐在這裏翻查核算簡直樂此不疲除了兩個查帳鈔寫的小司事以外只有柳武韶賈子文可以進得這個房門的其餘都請擋駕吃過了飯或在花園裏坐坐或合姨太太小姐丫鬟小麻雀一到五點後規矩傳見各典各局所的人員完了便在這房間裏辦事吃過夜飯還要坐了兩個鐘頭方才進去安歇在家裏的時候天天是這樣的好算得精神抖擻辦事認真了所以通揚州城裏紳士在籍閒居的總比不上這楊公勤幹精細照名士高人的眼光看來這個人米鹽瑣屑利祿薰心一天到夜無非是銀錢簿書正真是卑鄙極了若是治事用世的人評論他倒也說才大心細好事敢爲憑你奸猾刀鑽的人他能使用而且人也不敢欺他的這叫做爲人各有所長不可一概唾罵的看官看到這裏必定要說在下太囉唆了不曉得這部書原是專寫紳士的害人寫得太過了給別人說有心做了劉四實在做書的最喜忠厚待人平心論事他若果有長處斷不肯埋沒

的。只。有。一。件。那。勤。慎。細。密。是。私。德。至。誠。惻。怛。是。公。德。做。了。一。個。地。方。紳。士。有。權。有。勢。若。是。只。顧。私。德。不。顧。公。德。那。就。害。人。不。淺。了。閒。文。從。此。收。場。要。緊。歸。入。正。傳。却。說。楊。老。大。人。把。契。紙。放。好。了。舒。舒。服。服。的。吃。了。夜。飯。自。去。安。歇。不。題。過。了。一。天。新。園。完。工。了。楊。老。大。人。狠。覺。有。興。便。約。了。許。多。親。友。大。排。筵。宴。這。是。讀。書。人。打。話。行。落。成。之。禮。哩。這。天。賈。子。文。本。派。了。招。待。的。人。平。常。日。子。楊。府。有。什。麼。宴。客。等。事。早。上。九。點。鐘。板。到。了。今。兒。十。一。點。鐘。還。不。見。到。楊。老。大。人。焦。躁。起。來。叫。家。人。請。了。幾。次。只。說。出。外。未。歸。再。停。一。會。已。是。十。二。點。鐘。了。忽。然。外。面。一。片。人。聲。家。人。們。都。跟。踉。的。進。來。道。賈。子。文。賈。老。爺。給。兩。個。女。人。拖。了。辮。子。還。有。十。幾。個。女。人。拖。的。拖。拉。的。拉。鬧。進。門。來。奴。婢。們。遮。攔。不。住。如。今。攔。在。轎。廳。上。候。老。大。人。發。落。楊。老。大。人。倒。不。免。一。驚。正。是。

奇兵忽起天魔陣 大敵飛來娘子軍

未知賈子文何故被女人拖到楊府裏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慕女俠風骨驚人 抗官威霜鋒試頸

話說楊府新園落成。正在宴客的時候。忽然家人通報。說賈子文被兩個女子拖來了。衆人大爲詫異。只有楊老大人合柳武韶心裏是明白的。却不便說出來。楊老大人便道。王升。你請賈老爺進來。自有區處。王升答應去了。不多時。王升進來。跪稟道。那女人拖住賈老爺不放。說要等老大人出去了。方可親手交給他家人們。想去攆開他的手。那知這女人氣力很大。說話狠兇。不許家人們近身。哩。老大人作色道。阿呀呀。有這樣的事嗎。我倒要去見識見識。這個潑賴婦女。衆親賓都來解勸。老大人有了年紀。免得動火。還是請少大人去問問。情由罷。老大人聽了親朋的話。便把把火性按捺下去。果然叫少大人出去。一面仍舊斟酒暢飲。只聽得大人問道。這賈子文。就是那回在方家。他也軋一下分子的麼。老大人道。正是。貝大人道。聽說這人狠喜歡在女色面上用功。時常在外滋事。的如今又是被什麼女人拖住。鬧到這裏來。親翁。你想來。容他鬧過的。不然呢。爲何曉得都沒曉得。竟就一逕鬧到這裏來。老大人道。不是的。這子文自然是貪花戀色。却也不誤公事。所以棄瑕錄用。這回却不是。



色。情。的。牽。纏。是。爲。了。一。家。地。基。子。文。經。手。買。的。如。今。這。寡。婦。向。他。找。價。所。以。鬧。過。幾。次。了。却。不。料。會。鬧。到。這。裏。來。從。前。是。沒。有。鬧。過。來。的。貝。大。人。道。他。經。手。買。地。基。是。不。是。合。親。家。這。裏。買。的。老。大。人。道。是。的。但。是。我。已。經。付。出。地。價。得。了。賣。契。那。裏。還。能。管。他。們。的。牽。纏。呢。貝。大。人。便。不。言。語。史。大。人。接。下。來。說。道。這。事。你。老。人。家。倒。要。早。些。疏。通。疏。通。只。因。他。既。是。個。寡。婦。人。家。總。幫。他。說。話。賈。子。文。雖。然。面。子。是。忠。心。耿。耿。却。防。不。了。他。背。後。的。言。語。倒。不。要。壞。你。老。人。家。的。名。譽。說。你。老。人。家。欺。凌。孤。寡。霸。佔。地。產。哩。所。以。如。今。鬧。到。這。裏。來。你。世。兄。是。曉。得。這。件。事。兒。的。來。歷。還。是。不。曉。得。的。呢。楊。老。大。人。道。他。向。來。不。經。手。這。等。事。未。必。曉。得。的。史。大。人。道。那。未。這。回。出。去。恐。怕。要。把。事。情。弄。糟。了。倘。若。年。少。性。發。非。特。不。能。疏。通。或。者。反。行。添。出。亂。子。總。之。於。名。譽。有。關。的。你。老。人。家。還。有。親。信。相。托。又。一。同。商。量。這。事。的。人。嗎。楊。老。大。人。指。着。柳。武。韶。道。他。也。曉。得。的。史。大。人。道。何。不。請。他。出。去。做。令。世。兄。的。參。贊。呢。楊。老。大。人。也。說。不。差。這。是。狠。好。的。便。請。柳。武。韶。暫。行。出。席。柳。武。韶。自。然。答。應。着。如。飛。的。去。了。楊。老。大。人。便。派。了。兩。

個家人做了臨事偵探輪流報告起先說「少大人出去家人們都呼喝一聲少大人出來了那女人似乎有些驚惶後來少大人高聲道你既是好人家婦女有話好說爲何牽辮扯衣做出下等樣子來」楊老大人聽了這幾句話倒還算得開宗明義高踞題巔覺得兒子也有些才情不禁欣然色喜起來又一人報道「那女人聽了少大人的話果然放鬆了賈子文却高朗朗的說道楊世兄我揪這沒廉恥的賈子文本來要交給你父親問他個縱容門客佔人產業的罪名如今你世兄出來既然是懂情理的也不妨談談試問你們楊府上爲何要不顧公理私造契紙硬占人家的地基其餘別的話且向後說」衆人聽了這話都說這女人倒狠老呢又一人報道「少大人聽了這話把臉一沈道你這女人好不講理我不怪你吵鬧到此地來你倒反派賴到楊府裏怎樣怎樣你叫賈子文霸佔你的產業關我楊府什麼事你別瞎了眼睛你道楊府裏是受人欺侮的麼」史大人接口道阿呀這話說得隔膜了柳武韶柳師爺怎樣呢家人道柳師爺才出來還沒開口哩須臾又一人報道

「那女人聽了少大人的話不但不服而且指着少大人的臉兒大罵道看你青頭書臉像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倒不曉你是一肚！！（家人們不敢說）你快些到書房裏去讀書去叫你老子出來自有分曉你不懂得這事的。」楊老大人氣得鬍子直豎道這女人潑潑到這樣我被他叫的嗎看官們楊府裏總是這樣的勢利話差不多人家終是貧賤的要用下對上的稱呼說聲請只有他家可以用上付下的稱呼說聲叫所以聽見人家說叫就要動氣楊老大人的家教如此所以他的兒子倚勢胡言倒也並不以為不然的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哩話休多岔且說楊老大人既然動了氣諸親友便曉得他父子的脾氣一樣的不過老頭子的閱歷多世故深點罷咧只見家人又進來報道「少大人怒極了登時大罵女人不要臉不聽好話反敢兇橫便叫家人們把這女人捆起來送他縣裏去辦不曉得那女人帶來的十幾個婦女都是有氣力的一擁上前把家人們攔住大聲呼喝道你們敢這等無禮嗎我們都是詩禮之家也是紳士淘裏說得着的怕你們的勢力嗎你們若要動

變今日我們太太奶奶們都是拚性命來的看你們敢這樣真是沒有王法哩。楊  
 老大人不覺呆了快叫家人們去請少大人進來意思是別吃眼前虧家人答應着  
 飛奔去了只見又一人報道「不好了少大人被一班婦女圍在中心已經打了兩  
 下家人們上前救護也有被婦女打着的柳師爺上前去勸也沒中用」話沒說完  
 只聽得反了反了混帳王八蛋女強盜雌狗婆的聲音一連串如珠的不斷兩個家  
 人扶着少大人臉兒紅紅的鬧着進來楊老大人正想出去一班親友也都不能安  
 席一字兒的站了起來忽然一陣聲音十幾個亂頭粗服的女子都鬧進來了家人  
 們遮攔不住只靠婦女們的勢居然闖進內室爲首兩個一個瘦骨臉兒眉目却很  
 清秀大約三十多歲光景身上着了素服想必是金寡婦了還有一個年紀畧輕一  
 些滾圓的一張白臉却生得柳眉倒豎一副雄赳赳的氣概的確是新名詞裏叫什  
 麼英雄呢說時遲那時快已經鬧進內廳裏來楊老大人頓然變了紫色的臉突着  
 兇光外露的眼睛提起喉嚨道呀呀奇怪你們竟敢這樣的胡鬧嗎只見那瘦臉

女子不慌不忙的上前一步道楊老先生奴家並不敢吵鬧只要求見老先生辨白。一句話你世兄合家人們又不許奴家進來所以冒昧進來也是出於無奈的說時更回頭對那些婦女們道各位姊妹不要囉哩靜聽楊老先生的吩咐便了說完又正色的對着楊老大人道府上花園的東北角上一畝多地基本是金姓祖產先夫前年失了館又有債項所以抵押一千塊錢確是賈先生經手過付的但是當時只有借紙并地契附押並沒說明賣給府上這是奴家曉得清清楚楚的說到這裏便向廳上的諸親友福了一福道諸位仁翁先生伯叔長者今兒奴家若有半句虛言甘受重罰因又正色說下道那曉得前月裏府上添造花園竟把這地基隨意圍在裏面並沒向姓金的問一聲信兒好像是已經賣給了的楊老大人不等說完冷笑一聲道賣紙尙在這裏那婦人把臉一變道就是這一層我要拖賈子文到你府上來拚命這時婦人的眼兒紅了一面訴說一面淚珠兒含在眶裏接下說道不想這賈子文狼心狗肺因我到這裏問訊他便騙我到家裏說你光景不好不必合大紳

士爭這個閒氣。你就賣給他罷。奴家一想先夫並無遺產。且有虧累兩個兒子。年紀尚小。要想求學讀書栽培成才。我一個女流。如何有這般力量。所以對子文說先夫已經押了一千塊錢。如今再找一千五百塊。那就賣給他罷。這是第一次的交涉。後來子文沒有回音。催了兩次。他說楊府裏嫌數目太大。頂多只好找得三百塊。錢奴家想地基有一畝七分八釐。多照揚州城裏大例。終得賣一千八百塊。除了押款一千。至少也要七八百塊。如何二三百塊。可以硬殺呢。當下便曉得楊府裏不是公平直爽的人。因說須得再找一千方才做紙一面。叫他停工。子文答應了幾天。又沒回音。奴家的意思。終望楊府裏再添一二百塊。便了結這案。奴家先夫是一個窮秀才。便是他在日也萬萬勢力不敵。何況剩得奴家一個伶仃孤苦的女流。天生不敢想佔便宜了。說到這裏。竟是放聲大哭。起來衆親友也聽他說得悽慘。不免有些難過。只有楊老大人板着面孔。惡狠狠的沒有一毫顧憐他的意思。金寡婦又接下說道。豈知再去催問賈子文。變了卦了。他說你女流之輩。別這樣的出頭露面。

徒取羞辱。你的丈夫實是在已經立了賣契一千二百塊錢賣絕的。是我經手過付我也畫過押了。所以楊府裏只管自造花園。你還怎樣的去說閒話呢。這一席話說得奴家急了。力辨從前沒有說起賣紙的話。況且先夫都有帳目日記。可查何曾提起一個賣字。如今你賈先生什麼味起良心來。憑空說起這句話。那賈子文嬉皮涎臉。倒說你年輕守寡。自然難過的。但是你要想去敲楊府的竹杠。是敲不到的。你聽我的說話。我來每月給你十塊錢。不時還可倒你那邊去談談心。豈不是很好的嗎。這時奴家不聽。猶可一聽。這話不覺怒從心起。他竟把我們女流捉弄到這個地位。況且他當我是什麼人。我父兄丈夫都是讀書明理有名望的。如何他就敢這樣的羞辱我。因此就想發作。只怕個人力量單薄。反不能達我的目的。他見我沈吟不語。以爲必定上他的釣了。便催我答應。不答應還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奴家既然有了目的。便暫時不露出反對樣子來。就說既然沒有法想。也不好爲難你。大先生明兒請你大先生到家裏看看先夫的帳目日記好嗎。這子文只當我已允了他的。

歹意便拉着嘴嘻嘻的笑道。嫂嫂請我怎敢不來。這時奴家氣得發昏也不合他答話。竟自走出回到家裏。便約一個自己嫡親的小姑。又各處約些姊妹們。衆姊妹都合奴家代抱不平。一齊答應。等到今兒奴家豫備着。等這個不要臉的賈子文來。那知到十一點鐘。他果然來了。這時奴家萬萬不能忍住。便動手拖到他這裏來。評評曲直。一來要直接問老先生可知端的是否。賈子文的作弊。二來要把賈子文的欺人請衆位大人先生評判。看官這金寡婦一席話說得又慷慨又悲酸。又俠烈。倘然有一點兒人心。應該敬他憐他了。豈知楊老大人怙過如城愛錢。如命只怕假造賈紙的弊端。拔出自己來壞了名譽。况且又要拿出幾百塊錢去。所以決計不能承認。任憑你悲酸慷慨。俠烈一毫不干他事。衆人都睜着眼兒。側着耳朵看他怎樣的對付。倒不料他惡狠狠的道。你這個淫潑婦。你要想裝腔做勢。花言巧語來敲我的竹杠。你是轉差念頭了。你合賈子文拚上了幾時。如今不給你錢。你要鬧得拆開了膽。敢鬧到這裏來。你道我不曉得嗎。楊老大人這幾句話。所謂反跌琵琶。好叫他不得。



開口真正是惡到極點了。當下裏金寡婦聽了如何肯依他本是拚命來的却不意楊老大人竟要他的命便一個老虎勢把頭撞到楊老大人的身上來幸虧幾個家人眼快連忙上前攔住楊老大人方得走了過去大罵淫潑惡婦快些細他起來來親友見鬧出大禍來了有的早已散去有的走進裏面只有貝大人等幾個好事的前來勸解叫好好的把轎子送他縣裏去賈子文也請他走走這事總得由地方官質訊的了一面把楊老大人帶說帶勸到裏邊去了金寡婦見楊老大人這樣狠惡名譽也被他壞了身邊抽出一把裁紙刀來便想畢命那楊府家人衆多何等利害都把他手挺住了衆婦女也勸他不必就死且到縣裏去申辨我們自己擺得端正怕什麼呢金寡婦一想不差也就閉着眼兒不動那淚痕便如江潮泉水的淌下來一件大衫的前襟兒都溼透了家人們有幾個慈善的也替他傷心不去奈何他不多時轎子到了金寡婦合那小姑各坐一乘其餘婦女們都散走了有的自去叫着轎子到縣裏看審原來楊老大人被衆人勸進去了立刻叫轎夫從後門擡出超在

金寡婦之前到縣裏囑托去了這裏宋知縣見楊老大人不管公事也不得不側到楊氏一邊而來所以近來宋知縣頗合楊氏接洽一遇楊老大人請託怎的不屁滾尿流的答應呢却說金寡婦乘着轎子一徑來到縣裏便在大堂上下了轎一時人山人海的圍攏來觀看都說這是個烈婦楊老大人也見得他逃走了又有人說這不過是一個柔弱的婦女如何不怕楊老大人這般大勢力敢和他碰了碰哩不說衆人議論紛紛且說宋知縣立刻坐了二堂叫傳金寡婦進去這時金寡婦正對着衆人申訴一切情形從頭至尾一絲不漏的好像新學家演說的樣兒原來金寡婦本是好口才如今激於義憤全副精神提起來更是說得有聲有色了衆人聽得這樣情節不覺代抱不平大家罵起楊毒蛇楊烏龜來鬧得了不亦樂乎豈知楊氏好幾個家人私混在裏頭暗中打聽金氏的情形只見他說一句衆人罵一句任憑你心腸鐵石面皮寸厚也要難爲情起來這時楊老大人實在縣裏家人照前章每聞一節卽報告了一次所以催着宋知縣立刻傳提好打斷他的話頭那曉得金氏和

衆人談得入港了。知縣只顧傳他。他却只管高談接連傳了兩次。他談得越起勁。知縣動了火。叫不管他。談不談。只拉他進來。就是了。差人果然來把金氏拖拉。被金氏啐道。我不會進去。硬要你們邀功麼。差人見他婦女怕他。派賴倒是弄他。不過只得央告道。並不是我們邀功。實在大老爺催得緊了。沒有法子。奶奶們快進去了。金寡婦方才一同進來。到了二堂。舉頭一看。只見那知縣黃疲臉兒。竹根鬍子。倒是一副奸相。金寡婦一見。驚心暗想。這人一定幫楊府的忙。倘有什麼不中聽的話。來我命休矣。一面想。一面已經站上堂階。宋知縣叫差人引他上去。這金寡婦到立而不跪。兩邊差人吆喝。跪下。金寡婦還是不肯。後來知縣問金寡婦。你丈夫做什麼的。金寡婦說了一徧。也就免跪了。站在一旁。只聽知縣問道。你合賈子文是本來相識的麼。金寡婦正色道。大公祖。這話問差了。婦人如何與男子相識。起來。知縣道。既不相識。如何便有交涉。金寡婦道。先夫合他相識的。所以承他紹介到楊府裏去。做了一千塊的抵款。知縣道。我知道了。你丈夫出了賣紙把地基賣與楊府。如何你還出來胡

鬧呢。金寡婦道：「以前並沒說起知縣道，這話並不能做不賣的憑據。或者男子們怕你婦人家氣小，吵鬧或是來不及關照你，也是有的。如何就能够執定不是賣的呢？」金寡婦道：「不是這等說我合買子文交涉不是一次如何。前二次尚須講價，後一次忽然說已有了賣紙呢。况且先夫還有帳目日記爲憑，明明是做押款的知縣道，有了賣契，無論如何帳目日記都不能敵這個實據的。金寡婦道：「賣契紙是臨時假造的情願，大公祖細細一查，別被他蒙混過去。知縣道你識字麼？你認得丈夫的筆跡麼？」金寡婦道：「我也略識幾個字，如何筆跡不認得？」知縣便把一紙摺擲下來道：「你既識字，自己看罷。」金寡婦接來一看，果然是一張賣紙，寫得清清楚楚，却不曉得是誰做的。明明不是丈夫的筆跡，闕了一徧，高聲道：「這明明不是先夫的筆跡，家裏收藏丈夫的墨跡甚多，請大公祖派人取來一對好嗎？」知縣冷笑道：「明明一張賣契，倒說不是你丈夫的筆跡，難道是飛來的不成？我看你不見得識字，略你讀給我聽。」金寡婦不慌不忙，把賣紙讀了一遍，宋知縣道：「你讀的倒不差，但是你說不是丈夫筆跡。」

或者是朋友代寫你丈夫的花押一定是自己押着了是不是親筆呢金寡婦道也不是親筆宋知縣便叫金寡婦站在一旁叫傳賈子文進來質訊不一會賈子文上來了宋知縣道這賣紙是你造出來的麼賈子文一笑道這是真憑實據如何我好造出來呢金寡婦大嚷道不要臉的賈子文如何好私造憑據滅食前言呢賈子文只是笑宋知縣假意道賈子文你有什么好好笑賈子文道我笑婦人家容易動氣一向好好兒的如何忽然這樣的發怒起來好好人家婦女涉訟公庭出頭露面這又何苦呢因走到案桌旁邊低低的說了幾句又笑了一笑原來賈子文已經預備好了一切圈套做作已就只等金氏鑽進去了宋知縣便對金寡婦道本縣念你好人家婦女出頭露面涉訟公庭顏面有虧我勸你見風收帆罷叫賈子文給你二百塊錢每月再貼十元也不負你一番期望了你願意了本縣就替你斷結金寡婦曉得話中有刺不由的貞烈心重怒氣冲天便厲聲大嚷道你們狼心狗肺天良盡滅總要污壞了我的名譽方才快意堂堂地方父母官也做人家走狗含了鮮血來噴我

我。不。死。無。以。自。明。我。死。之。後。要。做。個。厲。鬼。來。報。怨。哩。說。罷。身。邊。摸。出。一。把。小。刀。來。向。頸。項。用。力。一。攪。那。身。子。向。後。便。到。滿。堂。的。人。都。叫。一。聲。阿。呀。正。是。

血。濺。法。堂。豪。貴。懼。

魂。游。地。府。鬼。神。驚。

未。知。金。寡。婦。自。刎。尚。可。挽。救。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叩闥婦冰雪喪殘生 賣解兒嫌疑蒙慘禍

話。說。金。寡。婦。因。宋。知。縣。把。穢。語。污。衾。他。一。腔。忿。烈。當。堂。自。刎。嚇。得。宋。知。縣。合。賈。子。文。大。吃。一。驚。連。忙。叫。堂。差。搶。救。自。己。跑。出。座。來。查。看。幸。虧。小。刀。鋒。鈍。入。肉。不。深。雖。已。血。流。不。止。氣。息。奄。奄。立。刻。施。救。還。不。至。登。時。致。命。便。飛。趕。傷。科。醫。生。到。縣。裏。來。當。堂。施。治。一。面。叫。官。媒。吩。咐。另。外。收。拾。乾。淨。的。屋。給。金。寡。婦。養。病。過。了。幾。天。果。然。傷。痕。好。了。許。多。宋。知。縣。合。楊。老。大。人。方。才。放。心。宋。知。縣。又。託。人。關。說。送。他。三。百。塊。錢。了。案。豈。知。金。寡。婦。不。做。不。休。他。說。不。要。錢。了。不。是。扳。倒。楊。老。給。他。些。污。衾。人。家。清。白。的。罪。名。總。不。算。洩。得。這。口。氣。宋。知。縣。沒。法。只。得。由。他。去。了。却。說。金。寡。婦。裹。了。刀。瘡。同。小。姑。趕。到。

省裏便在撫臺衙門裏控告。豈知這撫臺合楊大人本要好的。竟還他一個不痛不癢。着本縣查覆的批頭。金寡婦恨恨道。我原曉得官場是沒有皂白的。但不能不盡我的人事。因此變賣手飾。又四處借到幾十塊錢。做了用費。竟趁着海輪進京。要想叩闈起來。不幾天到了天津。却說這天津地方自從經過庚子年拳匪之亂。城圈子打毀了。便不再行築城。是中國第一處拆城的紀念。原來金寡婦有個表親從前任在天津城裏幾年。不通音問。心裏想趁便去探一探。那個表兄是什麼衙門裏當差的公事。規矩狠熟。所以金寡婦要合他商量。金寡婦訪問了一天。終遇不着。後來方才曉得他住在租界上了。好容易找到他家裏。敘起前事。不免傷感了一番。便講起叩闈的事情來。那表兄徐道遠道。其實這個也不過是一個大名頭罷了。真個能够借着這至尊無上的勢力嗎。我常見一等人命奇冤。有至慘極酷的前來叩闈。也不過發交刑部會同大理寺審訊。試問這有天無日頭的北京城裏。擺着那些貪花戀財的幾個大老會替我們伸冤不會呢。我講給你妹子聽。前年有一個邊省的婦人。

因他。有。個。本。家。夫。弟。想。奪。他。丈。夫。的。財。產。就。用。毒。藥。來。害。死。了。婦。人。自。然。到。地。方。官。那。裏。去。控。告。豈。知。這。個。夫。弟。便。把。私。賄。用。通。了。裏。頭。一。面。說。是。婦。人。謀。殺。親。夫。你。想。這。婦。人。憑。空。吃。了。反。搭。帳。如。何。不。冤。苦。呢。便。上。控。到。省。裏。省。裏。又。不。成。功。方。才。到。京。裏。叩。闥。那。末。提。他。的。夫。弟。來。京。合。那。婦。人。質。訊。審。來。審。去。兩。家。的。銀。子。用。的。差。不。多。了。到。說。大。家。不。是。兇。手。另。外。有。個。人。謀。死。的。就。此。一。來。算。完。結。了。不。管。他。夫。家。逍。遙。法。外。那。婦。人。終。古。含。冤。就。是。別。人。害。死。總。應。該。澈。底。查。究。的。如。何。至。今。就。石。沈。大。海。呢。這。是。一。樁。還。有。那。著。名。的。什。麼。大。臣。只。因。墾。荒。事。務。吞。沒。許。多。公。款。還。奪。了。百。姓。的。產。業。被。御。史。揭。參。了。人。民。控。告。了。下。了。刑。部。的。監。獄。追。贓。治。罪。豈。知。今。天。一。封。內。裏。的。關。節。明。天。一。個。中。官。的。信。息。鬧。得。落。花。流。水。從。此。一。重。大。案。延。宕。延。宕。展。緩。展。緩。輕。輕。到。後。來。定。了。發。往。新。疆。的。罪。名。豈。知。他。還。有。神。通。不。願。意。到。這。個。邊。荒。地。方。去。如。今。起。屋。在。什。麼。衙。門。帶。兩。個。小。老。婆。適。適。意。意。的。住。着。你。道。京。裏。頭。有。是。非。嗎。還。有。一。個。宰。相。的。媳。婦。被。一。位。官。兒。誘。騙。乘。醉。姦。上。了。就。硬。叫。他。做。妾。這。宰。相。



的媳婦執定不肯逃到他父親那裏那曉得這官兒便把他的首飾衣服扣住了也被御史揭參初起頭一蓬如火把這官兒立交刑部豈知後來淡淡的如烟如霧竟消滅無蹤了那官兒雖然革了職如今又借別的保舉依然開復放了外任了妹子你照這幾件事看來京城裏的黑暗不見得比地方會好呢金寡婦一團烈火給他嘮嘮叨叨的一陣渾如水箭平抽那火勢也有幾分下落不覺歎口氣道難道我這口冤氣終沒地方告訴嗎徐道遠道妹子你要去就去我終不願阻擋你况且你千里遠來豈有不見佛面空自下山的免不得總要走一遭至於目的達不達却沒有把握的况且你這個是地產糾葛不是人命巨案在京裏頭看得淡淡的金寡婦道他干沒我的產業還要汗蟻我如何不是一重大案呢徐道遠道不相干他們官官相護看得你那些窮人窮馬原可隨意欺侮的什麼產業佔據了婦女霸佔了也是應該的人家如何敢合他爭執評論呢若是叫幾聲不平便指他是不安分的良民他們不去幫着同寅的官倒來幫你不安分的良民不成况且什麼叫做名譽更是

他們生平沒有曉得過的。他們偌大人家，尚且不顧得名譽，倒許你們窮人愛惜名譽。馮道遠說：「這裏有些憤激的樣子。」原來這徐老先生本來是一位幕友，後來保舉了一個小官，就在天津當了十年差使，為人却也心直口快，一肚皮不合時宜，所以潦倒半生，不甚得意。如今年紀五十多了，幸喜得一個兒子，倒已經進了京師大學，還是部裏籤分的主事哩。所以他於京裏情形，很為熟悉。深知世道衰微，江河日下，從此便閒住在天津。差使也不當了，閒話休多，當下金寡婦便住在他家。合他女兒媳婦相見了一宿，無話。明天徐道遠便陪着金寡婦進京，套了東洋車到京。津火車站買了二張二等票，按着地位坐了。只見對面兩個家人打扮，講起話來，有些帶着揚州的鄉音。徐道遠便留心細聽。一個道：「這裏火車站的頭等座子，簡直都是官員坐的。一個道：「可不是，而且官員都是免票。吾們大人往來從不化一錢的一個道：「不要說你們大人，本是鐵路上辦事的，自然應該不化錢。就是吾們大人當京官的，還向同鄉某大人地方要張長票，也是從不化錢的。」一個道：「你們大人在內

閣裏頭公事清閒不常到天津來的嗎。一個道是。今兒因爲老太太來了。所以到天津來迎接的一個道。咦。那位就是老太太看年輕哩。我還當他是太太同出來的。那一位大塊頭面色蒼蒼的。是不是少大人如何不相像的一個道。這是姪少大人。就是黃堂街的本家六老大人的兒子呀。一個道。咦。六老大人嚇嚇有名的。他少大人在家也狠闊綽。如今跑到京裏想來要引見出山了。一個道。我倒聽見些風聲。不是爲了做官來的一個道。那末爲什麼不在家享福。這樣天寒日短。路遠遙遙的出來呢。一個把身子一湊。低低的說了幾句。徐道遠合金寡婦把耳朵拉過去也聽不清楚。況且火車上機輪的聲音。咕咕嗒嗒。鬧個不了。更是沒法兒探聽了。等到結尾他的聲音却高了。只聽一個問道。那婦人這樣利害嗎。究竟沒有害死他家的人。如何值得京控呢。金寡婦聽了心上一楞。果然冤家狹路。明明是針鋒相對的事兒了。徐道遠便對着金寡婦使個眼色。把身子假意一斜。耳朵直湊上去。只聽那人低聲答道。我聽見我們大人講。倘若果然被他這一鬧。沒有預先道地。免不得一個上司。

訪案就要叫做劣紳。永遠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了。所以快信去叫六老大人來設法。六老大人方才派他的少大人來。順便可以送送老太太。也是一舉兩得的事兒。一個點頭道。做了。這樣大鄉紳還要怕人哩。做官也不是容易的。說到這裏。便又搭趣着起來。買些零物。嘻嘻的講別的話了。不多時。火車已到進了城門。徐道遠便去找了一家客店。暫且安歇。金寡婦性急。萬分勉強過了一夜。明兒一早便合徐道遠去辦他的公事了。接連忙了幾天。只因身體受傷。又感了寒氣。不覺大寒大熱起來。昏昏的不能起床。還要時刻催問消息。豈知總沒審訊的日期。自己又不能出去。病勢却一天重起一天。徐道遠曉得不妙。一面打電報到揚州去催他家裏的人來京。一面叫他女兒先到京裏來伏事他。可憐這金寡婦愁心萬里。怨緒千端。躁急之餘。病更加重。不到十天。竟一命嗚呼了。等得他姑姑兒子到京。已經過了七天。後來虧得徐道遠替他設法。在同鄉裏頭捐到二百多塊錢給他兒子扶柩回南。不在話下。却說楊老大人打聽得金寡婦進京了。曉得事情不妙。連忙寄信到京裏去商量。果然

得了回信便派少大人進京運動。所以金寡婦告了部狀。總是沒中用的。後來曉得金寡婦死了。喜得心花怒放起來。這當兒正是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滿城衣冠搖擺的拜年賀歲。這楊府裏自然更有一番氣象。一天是年初四。楊府裏大排筵宴。親友盈門。一般好事的叫條子。招妓女。又有清音崑曲鬧了。整天接連夜裏還有堂戲。鬧得笙歌徹耳。簫鼓震天。直到一兩點鐘。方才堂空客散。真是一片太平景象。一宿無話。次日又有幾位姑老爺姑太太以及舅老爺親家大人等等大家商量要開一個盛會。你道爲何。只因楊老大人已是七旬大慶。他的誕辰卻是正月初七。俗語叫做人日的是了。那班親戚要合他餽壽。便從這初五日起。到初七日爲止。三天裏頭儘他鬧一鬧兒。楊老大人假意不許。只說國勢如此艱難。地方又沒平靜。我們紳士要做地方表率。如何可以朝歡暮樂呢。况且我狠不願意做壽。你們別胡鬧。罷話雖如此。經不起這班親友求懇。而且新姨太太也從中攪掇。要想出出風頭。也就糊塗的答應了。舅老爺叫什麼王小同的。獻殷勤道。却好昨天來了一班男女。

是山東賣解的還會變幻種種戲法。今天在城隍廟裏演了一天。人山人海。好不熱鬧。我們明兒叫他進來。就在大廳上演一下子。這算我們公送的。諸位贊成不贊成。大家有了興頭。自然沒有不助興的。齊聲說道：好好好。有什麼不贊成。便公舉舅老爺去講價。訂明自不必說。到了次日。縣燈紫綵。陳設得非常華麗。到了午後賣解的果然來了一共男女九人。五男四女。那女的裏頭還有兩個是小娘兒。大約是十四五六的光景。狠有些姿色。楊少大人是色中餓鬼。一見這個寶貨。身體不覺麻酥起來。便要問他肯陪酒麼。另外結你賞錢。那掌班的上來回說：我們賣解的沒有這個規矩。還是停會兒獻技罷。少大人雖然心上不舒服。也沒奈何。只見大廳上光蕩蕩的。把器具都收拾過了。後軒裏却擺着幾排橙子。中間獨排了一張太師圈椅。便是壽翁的行樂窩。兩邊左右順排過去。男左女右。却是彬彬有禮的。越顯得家規齊整。只有壽翁旁邊侍坐的一位是新姨太太。一位是得寵婢女。名叫桂兒的。遠遠望上去。好像是兩個仙女。擁着壽星。這天楊老大人得意極了。還叫拍照的來照一張極大的。

合。家。行。樂。圖。這。時。間。那。賣。解。戲。也。開。了。場。第。一。套。是。全。班。合。演。的。名。叫。王。母。慶。壽。那。獻。蟠。桃。的。仙。人。都。在。一。條。索。上。凌。空。走。過。去。的。走。到。盡。頭。一。個。筋。斗。翻。過。來。一。手。兩。脚。吊。在。索。上。一。只。手。裏。托。着。盤。子。盤。子。裏。裝。着。幾。個。假。桃。要。一。些。不。動。另。外。還。有。一。枝。鐵。幹。裝。着。一。翻。身。又。吊。在。鐵。幹。上。面。手。裏。的。東。西。仍。是。一。毫。不。動。衆。人。喝。彩。不。迭。內。中。兩。個。女。子。也。是。氣。都。不。喘。一。絲。兒。狠。爲。難。得。接。着。便。是。男。班。子。的。飛。盤。滾。釘。板。一。套。完。了。又。是。女。班。子。的。上。天。梯。這。回。卻。全。是。四。個。婦。女。做。的。兩。個。婦。人。們。睡。在。桌子。上。各。把。兩。隻。腿。向。上。豎。着。中。間。離。開。一。尺。光。景。四。隻。脚。像。四。平。柱。的。架。起。那。小。脚。底。上。擱。着。兩。步。升。高。的。梯。子。把。梯。子。頂。兒。斜。角。着。相。接。兩。個。女。子。便。從。兩。邊。脚。底。爬。上。去。爬。到。梯。邊。却。不。一。直。上。去。偏。要。從。梯。子。的。級。縫。裏。穿。花。折。柳。蜿。蜒。向。上。那。身。子。就。如。蛇。蟠。樹。枝。一。般。看。的。人。都。代。他。驚。慌。怕。他。一。骨。碌。跌。壞。了。又。怪。可。憐。他。煞。是。好。看。不。一。會。兩。個。女。子。已。到。梯。頂。面。對。面。的。唱。一。支。小。曲。兒。聲。韻。悠。揚。蕩。人。心。魄。直。從。屋。梁。上。倒。傳。下。來。竟。如。空。中。天。樂。古。人。打。話。餘。音。繞。梁。這。個。真。算。得。繞。梁。哩。唱。完。了。

又翻過來背對背唱了一支更覺得嫵娜有致。老大人連忙叫賞他二十塊錢。少大人却面子上賞了五塊暗裏又多賞了三十塊。這是不敢僭老大人面子的緣故。他們世家大族這規矩狠講究的。當下上天梯完了便是男班子變戲法起先變出花果把一粒桃核種在一個小盆裏霎時間開了花又霎時間結了果那桃子鮮紅可愛便摘了下來放在盆子裏端端正正的獻上壽翁老人大喜叫賞了五塊錢。後來又變了一缸金魚也賞了兩塊錢。接連又是女班子演飛刀四個女人用三十六把真刀從一個人舞起演到四個人合舞舞到後來忽然脫離了手在空中互相拋擲。此拋彼接那刀仍要盤旋飛舞不容直過。四個人三十六把刀起先只見刀在空中不見人手去接後來竟只見刀光閃爍自飛自舞并不見有什麼人了。正如蝴蝶穿花蜻蜓點水的當兒忽然一聲口令刀光齊斂四個女子站在中間齊向老大人鞠躬兩邊四個男子向上跪着衆人定睛一看原來女人手裏左右各執了兩把刀口裏銜着一把四個男子卻都是口裏銜着四把刀鋒上向渾如近日時髦男子的



燕。剪。鬍。子。一。般。十。分。好。看。衆。人。都。喝。采。不。迭。又。通。共。賞。了。三。十。塊。錢。這。時。已。經。上。燈。了。家。人。報。筵。席。整。備。諸。親。友。陸。續。入。席。老。大。人。又。叫。賞。了。賣。解。的。酒。飯。還。叫。那。兩。個。女。子。進。來。給。太。太。奶。奶。們。請。了。安。少。大。人。跟。着。了。仔。細。看。一。個。飽。那。小。廝。合。掌。班。的。說。定。要。留。他。住。了。一。夜。聽。憑。要。幾。多。銀。錢。掌。班。的。執。意。不。肯。後。來。少。大。人。情。急。了。溜。到。更。衣。房。裏。要。想。給。那。女。子。一。個。響。鼻。兒。不。曉。得。被。女。子。什。麼。一。來。叫。痛。的。不。迭。踉。踉。的。逃。進。去。了。有。話。便。長。無。話。便。短。楊。府。裏。筵。席。罷。了。已。是。三。更。時。分。賣。解。的。早。已。去。了。家。人。們。也。都。辛。苦。了。各。自。收。拾。安。寢。少。大。人。這。天。却。住。在。奶。奶。房。裏。約。摸。到。四。更。過。後。忽。然。房。裏。火。光。一。閃。揭。帳。一。看。窗。門。早。已。撬。開。了。只。見。三。四。個。短。衣。的。人。面。孔。上。都。是。五。色。斑。斕。的。像。戲。臺。上。的。花。臉。一。般。正。想。叫。喊。一。個。人。執。着。雪。亮。的。刀。一。把。按。住。少。大。人。又。一。個。按。住。奶。奶。把。刀。背。架。上。頸。頸。子。口。說。一。喊。就。是。一。刀。快。些。把。藏。銀。子。的。地。方。說。出。來。少。奶。奶。便。把。首。飾。銀。錢。說。了。地。方。少。大。人。也。說。些。出。來。那。兩。個。人。便。開。箱。倒。籠。的。翻。看。檢。了。貴。重。的。打。過。包。又。有。兩。個。人。進。來。問。道。老。頭。子。那。裏。

完事嗎有人答道快完了不一會把少大人合奶奶的口塞住了又用兩條繩子縛住方才口笛一聲一夥兒越牆去了這邊少大人動彈不得又不能聲喊那些家人老媽子喝醉的喝醉辛苦的辛苦渾如死豬一般少大人發起狠來把身子滾到地上慢慢的滾過房門口把腳在房門上大播起來方才有一個了頭鬧醒嚇得不敢出來又喊醒了一個老媽子那老媽子算膽大些把火四處一照方才曉得房門裏面響撞問了幾聲終不答應心上不免害怕起來顫聲道這是出了怪了便把房門推動却依舊門着房裏聽見響聲却推撞的更緊虧得老媽子還算聰明却繞出窗下一看。看不覺叫一聲阿呀如何房裏的窗門洞開了搶上一步看去只見箱籠器皿翻倒滿地帳幔半開半掩却並沒有人出來隨口叫了幾聲少大人奶奶也無響應心上奇怪免不得從窗檻裏跨將過去不看猶可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原來少大人繩網密紮的滾在地中口裏塞着幾多綿絮鼻觀裏微微有些血出倒嚇得倒退兩步少大人睜睜眼看着說不出話來老媽子連忙開了房門叫了頭合一衆用人進

來先解了。少大人的縛。又去了。塞方才曉得。少奶奶也。纏在床上。上七手八脚的。解開了。少大人定了半晌。方才說道。快些去看。老大人房裏到底怎樣。方才聽得強徒說。也去打劫的一面。叫王升張貴請柳師爺等進來。老媽子等飛奔去了。這邊丫頭等趕燒參湯補藥。合他夫妻壓驚養傷。自不必說。原來老大人的新姨太房裏也照樣。劫掠一空。新姨太的手釧都掙去。揚州城裏還謠言他被強徒糟蹋身子哩。做書的也沒有親見其事。不敢說煞。却說柳武韶柳師爺進來開了失單。約摸有一萬多塊光景。幸虧現款多。沒存在家裏。所以單是首飾衣服古玩玉器現洋。不過幾百塊。聞文少敘且表楊府裏把盜劫的失單開好了。送到縣裏。這時間傳遍滿城。府縣文武各衙門都驚惶失措。不但城裏出了盜案。有失察的處分。而且還是大鄉紳家只怕去了官。還不免得賠錢哩。當下紛紛的到楊府裏來探問。老大人父子却因受傷不見。只叫柳師爺出來陪着細細的問了。昨夜情由。曉得有賣解的一樁。把戲府縣都默會了。便要從這事上着手。事有湊巧。那買解的一衆男女住在城隍廟裏。向廟祝

借的一間房子。這天却對廟祝說明兒要到南京去了。房租算到今天爲止。一面出去買些東西。看他行李。狠沈甸甸的。府縣都幾番差人去暗訪。又加了廟祝一番說話。竟是十有八九了。而且這賣解的狠有本領。滿城的人衆口一辭。府縣官便驚天動地。小題大做起來。立刻叫城守備帶了營頭把城隍廟團圍住。隨時捉到婦女兩名。那買東西的男人也回來了。聽得要捉他。不免拒捕起來。正是

好教有口難分辨。只得爭鋒各逞強。

未知賣解的可能捉到否。且看下文。

第十六回 嚴城盡閉風鶴皆驚 柴市駢誅花枝獨慘

話說楊府裏的劫案。府縣都指定是賣解的所爲。便調營圍捕。須知五個男人。四個女人。都是有勇的。如何肯束手就縛呢。當下用盡氣力。只捉得婦女兩個。一老一少。那男子都擦掌磨拳的。合兵將抵拒。後來又捉得兩個男子。一個婦人。從早起相持到十二點鐘。最後來又有一個男子。給名捕叫馮老四的。逼得落在坑廁裏。方才捉

住其餘。掌班的合那一男一女竟被逃走。原來那掌班的姓吳，名叫玉山，山東人氏。生得魁梧奇偉，又兼一手好拳勇，刀槍雜技，件件都精。從前本是投營効力，只因與上官不合，所以回到家鄉教授拳術。度日又遇着連年荒歉，不免提挈眷口到江南一帶地方賣技。過活，倘能弄得些錢財，再行回鄉。不遲。這是他的履歷。那四個男子兩個是他兄弟，一個姪兒，一個兒子，四個婦人却是妻子弟媳，合兩個女兒。所以這一羣人本是一家。玉山爲人却也慷慨爽直，與人交接並不粗魯，又略識幾個文字。齊巧遇着楊家的劫案出來，府縣雖然指定是他，然而民間曉得他性情的，卻都說這人不像強盜。不過外來江湖游客，又生得好本領，不免人家生疑罷了。聞文少敘當下文武官員會議，曉得掌班的逃了，便下令叫各城門緊閉，着不准出進。一面逐家搜捕，竟沒下落。有的人說從水關下逃出城了，有的人說改扮了和尚，藏在某寺院的廚下做燒火和尚，又有的說把錢賣通了某某大鄉紳的家，丁藏在他家，複壁裏又有的說某處剃髮匠很像那掌班的面貌，又有的說某家新來一個女傭，狠

像那女強盜不過皮色變了些紛紛擾擾滿城都是這些議論只因城門閉了一天交通不便所以市間沒有交易索性關起門來一般工匠也都歇了手來探聽情節閒人越聚越多謠言愈起愈緊棍徒游手從中助興起來竟說造反了嚇得居民小戶徹夜不寧官府把捉到的男女略略訊問便叫收起監來也不容得他們分辨到了次日城門雖然開了一扇謠言依舊未息膽小人家都紛紛的搬了家具收拾行李叫船逃走城裏的船埠船都叫空了一面兵丁差役四處搜查人家給他鬧得雞犬不寧還不必說那些膽小逃走的反弄得犯了嫌疑被那惡狠狠的兵丁顛巍巍的差役逐人驗看逐件開查婦女不免摸索小孩受其恐嚇還好只好忍辱吞聲若是鬧了一鬧便叫他容留犯人私自逃走有的捉到官裏去方才放出來的有的立刻哀求賄請饒他過去的然而婦女小兒受驚成病死的却也不少遺失物件等等那更小事了一連鬧了三天始行曉得吳玉山果然逃出城外四處聲言自己並沒打劫楊府如今官府不問皂白不容聲辨這時只有伸頸就戮了可憐我一家八口大

半收在監裏還要畫影圖形的捉我我不要反如今也沒法兒諸位兄弟府縣若不容我伸冤我除了刼監之外沒有別法反也死不反也要死橫豎沒有生路的鄉間有些意氣的人和那土豪都代他抱不平便暗暗裏結了黨羽要想刼監這個當兒府縣都接着無頭信札裏頭說把男女六人放了出來我情願效力代官府捕盜若不如此便要合江邊巴斗山上的大王領着三千人馬先殺楊府衆人再把爾等官府殺個罄盡官府接了這信十二分驚惶商議商議防備防備差不多出門一步也嚇得汗流浹背了這時楊老大人到省裏去告急一面府縣也通詳上司請派標兵來彈壓自然兩司撫按都驚惶的了不得立刻請了王命叫提監裏的六個人先行就地正法不必解省連夜派營官提兵到揚清鄉搜捕府縣官得了消息果然立刻要提出六個犯人綁赴法場斬首那知點名過堂只有五個人了這一驚非同小可隨時提出獄卒訊問所缺的却是一個少女便是吳玉山的次女年紀只有一十五歲生得姿容美麗前回書裏不是表明少大人幾番轉他念頭的麼如今却不見

了。獄卒也沒知道，只得照例把獄卒監禁起來。一面搜查追緝，杳無蹤影。府縣急得沒法，連忙通詳上司說：「女犯一名越獄逃走，又說些自請處分話頭，好在本是從犯，上司也便把知縣摘頂了事。但是這一來，却把五個斬犯多延了數天。外面吳玉山的反兵到了，雖然沒有三千，倒也有千把人。豈知事不順手，恰恰標兵早一日先到。吳玉山的刼監目的，便不得達，而且死期到了。這當兒，府縣早把五個人梟首示衆。吳玉山接着消息，便拚命的來攻擊標營一馬，爭先勇悍，無敵戰了一晝夜，標兵傷亡幾十個。玉山的兒子也受傷了，只得各自收兵，暫且休息。原來玉山的兵，雖說有了千把，但本烏合之衆，沒有紀律，而且土棍梟徒攙雜甚多，彼等的意思原想乘勢刼掠。如今頓兵城外，沒有財物，便慢慢的變心了。今天逃幾十個，明天逃幾百個，四散出去，還到各鄉去搶掠一番。玉山原是感激他們要好，所以不能軍法從事。後來要想禁止他們逃散，也沒有這等權力了。不到十天，竟不滿一百人了。古人說的好：困獸猶鬪，玉山雖然手下逃散，他的本領原是千夫辟易的。如今家破人亡，身犯大



戮如何不出死力呢。這半月裏頭合標兵大戰五次小戰幾次人馬糧餉看看沒有了。兒子也受傷死了。只剩得一個長女十幾個結盟兄弟還是衝鋒陷陣所向披靡。捉他不住。後來長女也捉到了。他一個人便落荒而走。標兵跟蹤追趕。追到二三十里的光景忽然不見了。追兵便四面兜住大索村中搜了半天。探子前來報道在村尾一座古廟裏踞坐神案上手取袋裏的乾糧咀嚼神色自若。標兵官弁大家面面相覷不敢前去捉他。只因他發鏢箭百發百中。標兵死了許多。所以人人不肯嘗試。後來有一個有名捕快自稱有法可以捉住他。且不用多兵。前去你道這捕快爲何獨有把握。原來他曉得吳玉山鏢也盡了。只有靠山本領叫做壁虎。經你去捉他。他便向壁間一貼。便如鐵釘釘着壁上。一般休想動他分毫。而且還想上升屋頂。依舊可以逃走。這是他有恃無恐的道理。惟獨這個捕快他也鍊得很好的。壁虎經而且曉得解他的祕訣。所以敢去嘗試。話休絮煩。當下捕快一個人進了廟門。玉山道你來麼。你也何苦你曉得我冤枉麼。捕快道你弄到這個地步也別叫冤枉不冤枉。

了。玉山沒有答話。果然站起身來向壁上一貼。捕快也如法。泡製。豈知他拚死一來。竟奈何他不得。相持了半天。捕快只跟他不放。約摸到半夜。光景只聽玉山歎口氣道。我就送給你成個大功罷。但是我的次女。要費你的心。你不要忘了我的話。捕快答應了。方才就縛送到縣裏。問他是否首犯。他倒堂堂皇皇的說道。你們狗官狗鄉紳一些。沒有人道。還有什麼話對你們講。要殺就殺。我也不是強盜。也不是反賊。不過對了你。們狗官狗鄉紳。就算強盜。就算反賊。我也願意的。你們憑空殺了人家。八口王法。容你們天地也要不容你們的說罷。便不言語。知縣無奈。只得把他合他的長女。解到省裏。撫官便請王命。正法派了文巡捕。做監斬官。綁出菜市街上。正要行刑。忽然一個女子。渾身着的素服。如飛的向監斬官直刺過來。監斬官阿呀一聲。已着了一刀。兩邊護兵上前奮力。扞攔。捉他不住。後來一個武弁。著名有力的。追上一二里之遠。方才擒住這邊。吳玉山合長女已斬訖了。文巡捕受了重傷。便叫把那女子交首縣審訊。這且按下話分。兩頭却說楊少大人。雖然指定搶劫的是賣解的。

人心裏終不捨得那個美貌女子。便想設法獨把美貌女子赦了出來。供他的肉慾。豈知事不湊巧。府縣辦得嚴緊。竟把這美貌女子要一鍋兒熟了。少大人幾次設法。請求覺得風頭不對。不由的着急起來。方才合他的心腹。家人叫做阿桂。商量下手的方法。阿桂便獻了一個計策。叫捕快去偷他出來。少大人果然化了一百銀子。偷得一個美人。那女子先前不肯。少大人答應了。合他洗雪。方才藏在覆壁裏。成其美事。那女子日夜請求釋放。父母少大人只是哄他。等到五個頭下地了。他還沒有曉得。直到後來。吳玉山被捕快捉到的時候。說了幾句懇他費心的話。頭捕快良心發現。想那賣解的一家。完結他的女兒。又是我親手取出來。給仇人快活。污辱。這樣沒天理的事。我何苦爲人。一世甘下阿鼻地獄呢。所以乘着機會。便把他偷出。楊府來告訴他。這事那女子自然椎心泣血。痛不欲生。要想先刺殺楊氏父子。倒是捕快狡獪。說你父親在省裏。不日取決了。還不先去救他麼。豈知那女子想先刺監。斬官。然後奪出父親。竟被護兵弁捉住了。却說首縣審訊時候。那女子便一一供招出來。那

首縣一聽不覺吐舌。這楊氏父子竟這樣兇橫。既殺其父，又姦其女。倘若認真辦起，來不怕大大的罪名麼？便不許那女子供說那女子如何肯依，大哭大鬧，定要叫楊氏父子來質訊。知縣沒法了，便去面稟了上司，取了意向，立刻提他出來，叫他是叛黨的女兒，又刺監斬官，狂惡已極，不如卽時請命正法，可憐玉容無主，碧血傷心。從此這書中也沒有他分位了。這就是那賣解的一家九口的結果，最可慘的那個女子爲了救父，忍辱失身，仍不免一刀兩段。看官必要說好好的文明地方，如何有這等慘惡情事？想來必是做書的僞造信筆寫去的。豈知當時實有其事，只因那時間梟匪猖獗，四出滋事，不料城中出了大劫案，賣解的又適當其衝，於是疑心暗鬼，竟當他是梟匪會黨，一律辦決。所以這賣解的不分首從，首先應了格殺勿論的科目。輕輕中式了。當下又出了一件奇事，你道什麼事呢？只因這賣解的次女姿容柔媚，人人愛他，後來得了斬決的消息，鍾情之輩不免合他抱屈起來。內中單表一位讀書士人，姓岑，名叫光祖，表字先純，幼年早入黌門，後來授徒餬口，雖不才誇繡虎，却

也。文。學。雕。龍。年。紀。三。旬。左。右。家。中。止。有。老。母。正。賦。悼。亡。鸞。膠。待。續。新。年。沒。事。便。借。幾。個。朋。友。到。城。隍。廟。裏。去。頑。耍。這。時。間。賣。解。人。正。在。開。場。岑。先。純。也。去。開。看。忽。然。一。個。年。輕。美。貌。女。子。正。跌。跣。的。坐。着。婦。人。足。上。學。那。參。禪。的。龍。女。入。定。的。優。婆。不。覺。看。呆了。只。聽。那。女。子。嬌。滴。滴。的。聲。音。道。諸。位。大。人。先。生。肯。來。照。顧。的。都。是。財。神。菩。薩。呀。快。些。把。銀。錢。挖。出。來。小。奴。奴。在。這。裏。謝。着。哩。岑。先。純。也。摸。着。袋。裏。有。一。百。多。錢。文。都。一。把。的。擲。去。了。只。見。有。人。眼。力。利。害。的。把。錢。擲。到。他。的。身。上。去。他。却。四。面。揮。手。半。懇。半。謝。那。一。種。似。笑。非。笑。又。羞。又。嗔。的。情。形。煞。是。令。人。心。醉。岑。先。純。又。出。了。一。回。神。直。到。他。下。來。了。不。再。演。把。戲。了。方。才。歸。家。從。此。天。天。沒。事。便。去。閒。看。後。來。曉。得。楊。府。包。去。了。他。恨。的。了。不。得。他。友。人。名。叫。朱。之。揚。的。是。縣。衙。門。裏。的。書。差。把。他。開。心。道。你。想。他。做。家。主。婆。嗎。我。可。合。你。做。媒。那。掌。班。的。便。是。他。的。父。親。名。叫。吳。玉。山。我。和。他。相。識。的。這。岑。先。純。聽。了。起。先。不。信。後。來。看。見。朱。之。揚。合。吳。玉。山。隨。意。談。笑。想。來。那。說。話。是。不。差。的。便。好。哥。哥。好。朋。友。的。央。告。了。一。陣。請。他。吃。酒。吃。茶。自。不。必。說。這。朱。之。揚。本。來。不。

是好人把話誑了他。落得騙他許多白食。可憐那岑先純是讀書君子。那裏曉得姓朱的是騙他的。滿意過了幾時。一位美人到手。不想不上三天。便有那搜捕城隍廟裏事情出了。岑先純癡心妄想。要和朱之揚商量。把這個美人贖出來。朱之揚又假意招呼。騙了許多好處。後來五個人斬決時候。忽然不見了。岑先純懊喪不迭。過了些時。吳玉山也正法了。岑先純却曉得上了朱之揚的當。便和他絕交。却遇着朱之揚有兩個兒子。從他讀書。這先純本是個書刻子。只因忿無可洩。便時常把朱的兒子責打之揚。曉得了。老羞變怒。立意要想報復。事有湊巧。先純自失了。賣解女子心中悶悶不樂。日常書空咄咄。性情也不覺大變。從前柔聲溫語。像閨中女子一般。如今暴跳如雷。聲色俱厲。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唾罵。除了教書口授以外。便伏案作書。書畢又動不動手自團去。那不團的便一天的積起來。却說那朱之揚的兒子年紀也有十四五歲了。已經有些知識。天天見先生寫些什麼遮遮掩掩的。不給學生看見。便回去告訴了父親。這之揚是何等樣人。曉得書跋頭的。兀運到了自言自

語道：你要合老子反對。這回你試試手段嗎？從此便叫兒子留心。着那先生所寫的字。放在什麼地方。快來告我。那兒子果然如言告發之。揚又叫兒子候先生出去了。你也來告我。兒子又照他的說話做了之。揚便悄悄的到他書房裏。假意尋人不遇。坐了片時。方才走了。袖中却暗暗的已經把他團去的紙片帶歸了。檢出一看。原來都是些要合賣解女子報讎。結連巴斗山大王起事的話。果不出之。揚所料之揚甚爲得意。後來又候先純放了。假到他書房裏。把所有的書信都搜着了。便自語道：這時還不發作。更待何時。連忙到縣裏去。出首。這時宋知縣去任了。新來的叫做翁知縣。金壽那翁知縣最怕盜案。一聞此信。便把防微杜漸的話稟了。府憲立刻調營捕捉看官。你想當下情景。豈不大可詫異。一個無拳無勇的書生。寫了幾封信。便值得調兵動衆。像捕捉大盜一般。真正是割雞要用牛刀了。話休絮煩。當下文武官員。既然把岑先純捉到了。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大罪。要這樣的鄭重。直到公堂質問。方才把書信給他看了。他才曉得爲了這事。自然力辨。沒有實事。不過弄弄筆墨。

罷了。翁知縣倒也可憐。他要想開脫他的罪名。無奈起頭太作勢了。府裏不肯答應。又被楊老大人曉得了。自到省裏去。合巡按說了。府縣得了消息。倒棘手起來。若不通詳上去。偷給上司駁問起來。必然要得縱盜的處分。若是通詳上去。便送了一個書生的性命也。未可知。後來商量再四方才詳了書函。狂悖迹近。通匪等語。這個當兒也有幾個明白的紳士。合上司辨論說。這書生若果通匪。必有匪中答書為據。如今止有授書的草稿。沒有答復的書札。何以算得通呢。通是兩面的解釋。不能但據一面定案。如今徧查他的信札中間止述他心痛一女子。叫人合他報讎。雖然迹近。誘煽然並無他種實力器具犯法行為。可以做他圖謀不軌的證據。他的極大罪名。其實不外書函狂悖四字。然而我朝從嘉道以來。久無文字之獄。似不宜但據數紙書函。妄入人罪。況且書函之語前後不倫。既云巴斗山大王。又云梁山泊義士。既云要殺貪官。又云倫若女子未死。要求官府赦他的罪。情願衆義士代我求婚。此等詞語。直同心疾。仔細推究。豈非顛狂。竟作倡亂。毋乃可笑。紳士這番議論。好算公



正。明。達。並。不。袒。護。岑。生。無。奈。上。司。府。縣。俱。執。着。防。微。杜。漸。斬。絕。根。株。等。話。頭。不。肯。從。輕。辦。理。內。中。更。加。楊。府。父。子。極。不。謂。然。只。因。先。時。吳。玉。山。本。有。句。通。巴。斗。山。大。玉。之。說。如。今。岑。先。純。的。話。與。他。相。符。難。保。是。他。餘。黨。這。是。面。子。上。的。話。暗。中。又。因。女。子。的。一。層。那。偷。得。玉。山。的。次。女。被。捕。快。奪。去。楊。氏。並。不。知。係。何。人。疑。心。也。是。岑。生。指。使。所。以。決。計。要。從。重。辦。更。加。朱。之。揚。捏。造。種。種。證。據。當。堂。力。辨。有。心。陷。害。可。憐。那。柔。皮。妍。骨。的。少。年。書。生。竟。做。了。赭。衣。待。決。的。候。補。怨。鬼。正。是。

黃金難買命。紅粉送殘生。

未知岑先純能否遇赦保全性命且看下回。

第十七回 白面書生膏斧鑕 青皮鄉董棄糟糠

却說岑先純因妄弄筆墨致犯通匪嫌疑上司竟要把倡亂的罪重辦他忽然翁知縣調了別任新換的知縣叫錢越潮爲人也算明達一到任便叫岑先純的案冤枉的一力擔任替他平反這信息給岑先純知道了也自喜可以得了性命他家裏的

老母正預備着行裝。免不得軍流遠省。三年五年之後。再行相見了。豈知風雲不測。威福無常。百姓的生命。本操之大官。掌握之中。要你死。不敢不死。就是錢越潮。錢知縣。合他設法。也沒中用。那天夜裏。忽然到了一角釘。封文書。錢知縣曉得不妙。拆看時。不覺叫一聲。阿呀。呀。下淚來。心想。這個人。我已包他。不死了。如何上頭。竟還下這樣。毒手。既是如此。也沒別法。只有取出那祖傳的鶴頂血。給他。飭着些兒。免得死時受苦。更接他老母來。贍養終身。也不枉他一番巴望。主意已定。便傳令。打道出衙。親自去監綁。監斬。這時。牢頭。禁卒。進去。傳那岑先純。岑先生。照例。斬犯。出監。禁卒。須向他。恭喜。還給他酒飯。錢知縣。特別吩咐。不行常例。怨怕驚他。所以。牢頭。禁卒。仍照常時。提審。樣兒。岑先生。一毫不知。是綁赴法場的一宗。賣買。直到走近監門。錢知縣。叫一個親信。家人。上前對他。說道。你只管放心。出去。你老母。有大老爺。接他。養活。哩。岑先純。點頭。道。謝。糊塗的。還在鼓中。只道充軍。發配。這個時候。要動身了。又見這家人。手把一小塊紅色的東西。給他。口裏。說道。外面風雪。狠冷。含着。這個。可以壯膽。岑先

純果然取了投入口中。還說些老母年高。今兒何以不來等話。家人們回說已在大老爺署中了。岑先純又稱謝一番。忽然連呼腹痛。把口中的紅色東西取出來。向地一甩道。這東西害人了。阿唷。阿唷的。又喊幾聲。立腳不定。登時倒地。面色漸漸變了眼睛也翻上去了。這鶴頂血果然利害。霎時間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竟被他收拾完結。這時一衆差役照例上前。捆綁了。等到綁出監門。那岑先生早已面白如紙。口流涎沫。一命歸陰。街坊上三三兩兩的議論。都道文人不可掉弄筆墨。如今老岑竟把一枝筆換了頭顱。有的說他從前寫一封情書。壞人名節。那婦人竟被他丈夫逼死了。所以得了這個輕弄筆墨的果報。不說衆人紛紛談論。單表錢知縣監斬岑先生。還揮了幾點傷心之淚。果然把他的母親接到衙門裏。叫他太太好好的勸慰他。一番後來岑先生有個同族情願。接回奉養。錢知縣送他二百塊錢。方才盡了他一片婆心。也算難得了。這是後話。表過不題。却說楊府裏出了一宗盜案。牽連連的殺了許多人。衆人都說冤枉。也沒真憑實據。由他得意罷了。不料過了一年。高郵地方出

了。一起盜案當場捉到強盜三名兩男一女審訊起來他直供不諱倒說在揚州楊大鄉紳家也做過案子起出賊來還狠多楊府裏的東西高郵州自然行文關照江都縣叫他一查這時還是錢知縣署理接到公文不免傷心下淚連忙拜望楊老大人叫他前往高郵領贓楊老大人狠覺慚愧話雖答應也有些良心發現也就不去取贓了錢知縣回衙答復高郵州不題這邊老大人便叫少大人出來告訴了他少大人道我明明看見有女盜在裏頭所以指定是賣解的老大人道說也奇怪方才錢知縣講起也捉到一名女盜天下竟有這樣偶湊的事情也只好算賣解的自投死路了況且他不自己到堂好好的質辨反而引兵造反這便是他自取滅亡須知怨不得我柳武韶湊趣道這些人本來也是強盜所以一動他就會造反即此一端他已死有餘辜了我們爲地方除害有什麼不應該呢可笑那錢婆婆貓哭老鼠假慈悲我們不必睬他的看官們天下的人最不好是文過有了過自己也曉得羞愧一到遮飾的念頭起了橫豎總有話解釋得來便無法無天的可以做去況且富貴

人家專聽着食客走狗的話。這些人撥臂抱腿，無非爲主人文過信了他的話。還有本心發現的時候嗎？所以楊老大人聽了柳師爺的話，便欣然自得，把那幾微羞愧的心消滅得盡淨了。後來仍舊叫柳武韶去領了贓，也是樂得的意思。不在話下。如今要說陳善祥、陳鄉董了。自從柳武韶卸任，陳善祥接了他的缺，靠着小舅子的威勢，更比柳武韶利害的二百八十四分。只因他青皮出身，人家題他一個綽號，叫做青皮鄉董。他妹子給少大人做姨太的，又生了一個兒子，益發得寵起來。便許陳二虎父子來往這年。陳二虎死了一般大排場，開弔楊少大人也去弔孝。姨太太便在孝帷裏招呼親友，擺出他的闊勁兒。鄉下的人都羨慕的了不得。這個當兒，恰出了一件奇聞，什麼奇聞呢？陳善祥自娶了張家的回來，便長時逼着妻子姜氏住在娘家。如今父親死了，不許他成服。你道爲何？只因善祥敲詐姜老頭兒，打了官司。從此便厭棄他的妻子，又併了張家的益發，看着姜氏猶如眼中之釘。那姜氏却狠賢淑，總是忍氣吞聲的，從不與之計較。有時殷勤的伺候，他動不動吃他一頓臭罵。那姜

氏却毫不挺撞。倒是陳二虎看不過了。說好好的媳婦爲何你這般待他。善祥見父親護他。起初還忍兩旬。後來竟無理取鬧。不要臉的說起搭話來了。原來姜氏在家本來孝順。如今伏侍公公。自然格外至誠。只因不討丈夫的好。公公却時常顧憐他的。他自然也把體己話兒給公公講講。一天二虎的燒烟人出去買東西了。姜氏閒着沒事。便來給二虎燒烟。二虎道：你今年三十五歲了。還沒個男女。倒也是一樁恨事。姜氏道：媳婦倒沒要緊公公。一把年紀還沒個孫兒抱。抱那張家的生了一個女兒也。三年不做繭了。二虎道：可不是嗎。你婆婆在日已巴望煞個孫兒。如今死已六年多了。還沒如他的願兒。他在陰司裏也不舒服哩。姜氏道：媳婦聽見老輩說子息艱難的人家。倒要先螟蛉一個。叫做壓子。有了壓子自己便也會生出來了。公公看了。當兒何不螟蛉他一個。二虎道：這倒好的。我聽見本家阿金的女人快要生產了。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兒子。厭煩的了。不得長聽見他。說生出來要給人家了。我們何不去領他來。雇一個乳母。就給你用心撫養。將來便算你的長子。而且又是本家。豈

不是很好的嗎。姜氏聽了，笑逐顏開，口裏答道：「這是真正好的呀。公公快去囑付他，別給人家搶去了。」正說時，善祥過來，一張看見姜氏，給二虎燒烟，有說有笑的，鼻子裏哼了一聲，口裏還咕噥了一句：「二虎對姜氏道：他要什麼哩？你出去罷。」姜氏果然出來了。原來善祥平日不要姜氏貼身伏侍，不過燒茶煮飯，那些粗做事情，是姜氏管的。若向善祥去問，長問短，顧寒顧暖，非但吃他惡罵，動不動還要打的。所以姜氏總不敢去問他什麼。只等他自己吩咐，所以這天姜氏雖然跑了出去，却在屋子裏徘徊不敢去問善祥要什麼。那知善祥見了姜氏，把眉梢一豎，眼睛一突，大聲道：「不要臉的快活麼？伸手就是一掌。」姜氏兩手掩着臉大哭道：「我侍奉公公也是做媳婦的職分，什麼罵我這些話，還要打我。」善祥不覺火發，便回過身來道：「你還要賴麼？我今兒打死你，免得出醜說罷。」拳足交加，打個不已。二虎聽不過，自然出來解勸，無奈烟蝦似的一些，沒有氣力，倒給善祥打倒了。大呼：「逆子打父，快快救命。」那張家的在房裏身子動了，不動。後來善祥的跟隨用人，合一個親戚聽得太不像了，方才進來。

勸開。這時姜氏已是徧體鱗傷。行走不來。幸虧家裏一個老媽子。本是鄰家的婆婆。沒有子息。依靠陳氏的向來。合姜氏要好。便扶他床上睡了一面。勸二虎請了傷醫。施治一面。告知姜老頭兒。却說姜老頭兒自從官司失敗以後。題到陳善祥。竟是毛骨悚然。不敢再接一句話兒。所以七八年裏。頭翁壻不相見面。便是丈母也得不到女兒家去的。又因家中景況一天難似一天。雖然兒子漸漸長大。然而積蓄一點沒有。了。還拖了些虧累田地賣了一大半。餘存幾畝。終年耕種。只得免強够吃罷了。况且後來幾年的時局。比不得從前各樣東西。加貴。度日格外艱難。所以姜老頭兒弄得愁眉不展。沒有一天不長吁短嘆的。兒子挺生年紀已經二十四五歲了。還沒錢娶個媳婦。那能有力來顧着女兒。這天老婆子去報了信。說大女兒被丈夫打壞了。善祥的丈母便大哭大鬧。要合善祥吵鬧。姜老頭道。你別這樣。罷雞子合石頭。碰糟了。也是徒然的。如今的善祥還了。得竟是小楊六了。水竹邨的撫台大人了。我是題到他骨頭都酥的。你譬如女兒死了。罷別去管他。閒事管一管。這幾畝田不够賣哩。那



老丈母道：「難道我的女兒看他死了麼？」姜老頭兒道：「我給你說過了，譬如他已經死過，還什麼看他？他不看他那老丈母道：「你又老失志了，人命關天，他雖然是鄉董如何不講理呢？」姜老頭兒道：「你合他講理，他也不會做鄉董了，你快些別多事，現在不比得從前，自顧自還來不及哩。」那老丈母只管哭着，雖不答話，却有些不信。後來竟瞞了老頭兒一經飛奔的到陳家去了。這當兒他女兒還沒全愈，渾身的傷痕斑剝，陸離煞是可慘，更兼腰下受傷，不得動彈，對着母親只是哭，沒有一句話兒。他母親看了心中憤憤，要想合善祥拚一個理。他女兒連連搖手叫他不必，那母親便伴着女兒住了幾天，總不見陳善祥的影子。原來陳善祥一年倒有大半年住在城裏，一來可以長到楊府裏看看他的妹子，二來城裏也有姘頭，捨不得便是烟館裏的那個女人。這時禁烟令下，烟館都閉歇了，陳善祥便包了這個女人，每月貼他用費七八元。他烏龜男子却縮在壳裏燒烟煮茶，伺候得善祥如上司一般。夜間便讓出床來，由他作爲，所以善祥把這個地方做了一個行宮，這便是長時不住鄉間的緣故。那

張家的也曾幾番吵鬧要弄斷他的女人。究竟鞭長莫及。善祥支吾遮掩的瞞過他。又把些衣服首飾騙騙他。也就沒話了。事有湊巧。一天善祥剛剛爲着鄉間出了事情。趕到家裏。却合他丈母覷面相見。善祥是慣做大大的架子。並沒招呼丈母見了他。不由的氣不可忍。高朗朗的說了幾句。無非是責他不顧妻子的話頭。那陳善祥鐵青着臉對他。看一看道。你這老不死的不識羞。你不管教女兒。還敢來多講嗎。這丈母聽了如何。忍得住。便上前拚命的一拉一個身子。撞到善祥身上去。善祥不提防他這樣一來。倒給他一個倒栽葱。跌到階沿上去。頭角撞了一個窟窿。血流如注。那丈母見勢不佳。索性把自己的頭向着壁上。狠撞了幾下。也就血流如注了。衆家人見闖了大禍。連忙把兩人勸開。各扶到床上。躺着却好一個親戚名。叫陸成杭的。從前就是善祥娶姜氏的原媒。如今沒有事兒。却在善祥那裏管些雜事。這天見忽然鬧起這事。陸成杭連忙來合善祥紮好了一面請醫生施治。那老婆子也布置他丈母。自不必說。陳善祥對陸成杭道。你不叫他們母女回去。我就要對他。不起了。如

今我限他三天趕緊同他女兒回去。倘若還要停留，我預備着告他。縱女毆婿，不辦他個落花流水，也不歇手。如今姜老頭子有錢，沒有你給他一聲信兒。陸成杭道：我叫他避去就是了。你快些休息，你是有公事的，不能耽誤。那些女人有什麼見識，你將就些罷。從來有句古話：大人不作小人之過，他們是小人呀。有理合他講麼？善祥生平把馬屁得法，所以最喜的是馬屁。如今聽見陸成杭的馬屁十足，也沒話了。陸成杭果然又到裏面來勸姜丈母，叫他暫行回去，不妨領着女兒去散散心。過了幾天再行回來。那丈母掙着氣催逼女兒叫了一部小車，沒精打采的回去了。這當兒二虎已得了病，呻吟床褥，不能步履。善祥恨他幫着媳婦，竟望都不去望他。二虎又氣又惱，那病一天重似一天。倒是陸成杭做好做歹，說我們這樣人家也算得這裏數一數二的了。辦起事來倒不好給人家笑話的，便叫木匠來看些上好的木頭，什麼圓心、血板，做起壽器來，善祥也假裝着不曉得聽他去。鬼混陸成杭揀了黃道吉日，就叫木匠動手說也奇怪，壽器剛剛做完，二虎的病也就不起了。斷氣的當兒善

祥還在城裏連忙趕他回來。二虎已是嗚呼哀哉。善祥也不悲傷。看看壽器倒說他困。這個棺材也算意外的福氣了。陸成杭要問他給姜家一個信兒。善祥竭力阻當。後來陸成杭私下去送了一個信。那姜氏自然啼啼哭哭的來。葬喪了善祥。一見這個樣兒。陡然跳起來。不准他進門。聲言你已休去了。如何還好到我陳家門上來。你偷了老公還不曉得羞麼。姜氏聽了。對着衆人道。諸位尊長在此。我事奉公公。不是媳婦的職分。你見我和公公燒烟就滿口胡柴的含血噴人。我總怕他是男人給他打了。也不計較。我父親原來是怕他的。如今公公死了。他還要說這樣話。不許我成服。這是有天理的嗎。姜氏說這話的時候。一面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只因衆親友都怕善祥的勢頭。又曉得他性氣不好。所以不敢說一句公道話兒。鬧了半天。善祥終不許他到房裏。這當兒忽然一聲呼喝。姑太太回來了。善祥倒呆了一呆。姜氏更嚇了一跳。什麼顧太太還是官太太把勢來壓我嗎。我也不怕。便在門前橙子上坐着。只見一個花枝招展天仙化人的一個美人。坐着轎子到門前歇着。揭了簾子。

出來一個丫頭一個老媽子兩邊扶着衆人都站起來觀看姜氏淚眼糊塗竟不認識他後來一想方才覺得面貌有些看得出不覺失聲道「咦原來就是小姑竟這樣的」好看却說這姑太太媳孀婷婷的一徑走向裏面去到了堂前便掩着面嚶嚶的哭起來這是揚州女子奔喪的規矩姜氏曉得他沒有看見自己那善祥却連忙跟着招呼沒功夫出來遮攔了姜氏趁此機會悄悄的溜進去到二虎房裏哭了一場便在床邊一張小檯上坐着這當兒善祥正陪着姑太太吃點心講起父親的病情忙個不了張家的也拿出滿身本領來巴結得姑太太心花怒開竟親親熱熱的叫他嫂子只因姑太太自己是偏房所以猩猩惜猩猩自然看得起張家的了而且不肯當面問起姜家的這便是他們做姨太太的世故後來直等張家的走開了方才問善祥姜家的到那裏去了善祥恨恨的道「做不要臉的東西不必提起他他竟引誘起老年人來父親的病情一般還是他害出來的我已經把他休了姑太太也沒話說談了半天張家的來同着姑太太到房裏去姜家的正在床邊坐着一見姑太

太進來連忙起來招呼自然老老實實的叫聲姑娘多年不見了不提防善祥從後面搶上一步接連兩個耳光口裏嚷道如何這樣不要臉不許你進來還要偷坐這裏回頭便對家人道他已經休去了如何你們容他進來快些拖他出去這時的姑太太還勸善祥不要動火鬧得人家如看戲一般這又何苦呢便對姜家的道你也避避鋒頭罷暫且到別的地方坐一刻兒原來姑太太雖看得姜家的土頭土腦心上狠不舒服却還有些可憐他所以叫他避避豈知這時姜家的被善祥欺得有些氣不平了便道姑娘是鄉紳家出來的懂得禮心的公公死了什麼把小老婆作對的成服把我紅燈花轎討的大老婆倒不許進來口口聲聲的說休去我有什麼歹事做出要被你休去我是明媒正娶的如有不合還好向媒人說話看官們姜家的一席話原是自道其實的却不料被有心的人聽了就犯了忌諱什麼鄉紳家大老婆小老婆姑太太聽了狠不願意便道我不管這事你自找媒人去罷善祥聽了心頭火起一把髮髻拉過來便如巡捕拉着東洋車夫馬快捉到了賊拳打腳踢竟如

打死了。不要償命的。一般姜家的。連呼救命。姑太太也不言語。索性揚揚的走開了。只有那老婆子。前來解勸。如何勸得住他。打了一陣善祥也覺得有些吃力。方才住手。姜家的已是死去活來。哭得聲音都沒有了。直僵僵的躺在地下。也沒人來管他。只有那老婆子。傳湯傳水。口裏念佛的。倒狠殷勤。姜家的偏身傷痛如醉如癡。也沒話說。老婆子便叫陸成杭進來。一看陸成杭只歎口氣。也沒話說。老婆子道。還是送他回去罷。在這裏終是不得了的。陸成杭道。可憐他老子光景不佳也。養他不起。就是送去。也不過三天五朝。便要回來的。終非久局。這件事真不得了。齊巧這老婆子和陸成杭密談的時候。姜氏有些醒轉來。聽了這話。不覺眼淚又如泉湧。一般便嗚咽的說道。只有句兩位句待我句好句要句來生補報句的了。句老婆子道。你休息罷。別傷心。到這樣兒。姜氏便閉着眼。停一會兒。又四面看了一看。像是尋什麼的意。思。老婆子道。小姐要什麼。姜氏又閉眼道。不要什麼。原來揚州的風俗。停屍房裏。須要到三朝入殮。這陳二虎死得第二天了。再過一夜。到明兒正午時。便須入殮。又照

例。須。得。有。人。伴。屍。這。夜。便。是。老。婆。子。合。陸。成。杭。還。有。兩。個。家。人。輪。流。看。夜。的。姜。家。的。既。被。善。祥。打。了。一。頓。便。躺。在。房。裏。地。板。上。爬。不。起。來。這。時。他。的。房。間。也。被。善。祥。鎖。着。不。准。他。進。去。住。了。所。以。別。人。不。能。扶。着。他。房。裏。去。只。得。由。他。躺。在。死。人。旁。邊。了。約。摸。到。了。半。夜。裏。伴。屍。的。人。倦。極。了。呼。呼。的。鼾。聲。大。起。房。外。各。人。也。都。睡。着。一。些。沒。有。聲。息。姜。氏。睜。眼。一。看。床。上。挺。着。死。人。面。蓋。白。布。左。邊。擱。着。一。盞。油。燈。床。前。一。張。方。几。几。上。雙。燭。點。得。亮。亮。的。几。前。一。個。家。人。本。來。做。佃。工。的。後。來。跟。了。善。祥。做。小。廝。名。叫。張。二。年。紀。二。十。多。歲。爲。人。却。狠。刀。猾。據。說。還。合。張。家。的。是。本。家。所。以。善。祥。歡。喜。他。的。這。時。靠。在。一。張。交。椅。上。睡。得。狠。熟。姜。氏。却。也。不。恨。他。只。想。自。己。命。薄。丈。夫。窮。的。時。候。有。了。兩。餐。沒。得。一。頓。長。到。娘。家。去。弄。些。柴。米。來。貼。補。夫。妻。倒。也。好。好。的。如。今。丈。夫。有。了。勢。頭。家。計。寬。裕。我。也。應。得。享。些。福。偏。偏。大。受。磨。折。起。來。就。是。他。有。了。張。家。的。我。又。從。不。合。他。爭。夕。如。何。他。看。着。我。總。像。眼。中。釘。一。般。公。公。在。日。還。說。句。公。道。話。從。此。就。沒。有。人。了。娘。家。又。一。天。窮。似。一。天。既。然。嫁。了。又。要。去。累。父。親。也。不。是。個。道。理。况。且。他。偏。



要說我公公有了苟且污壞我的名節便是沒有路給我走的意思咳想來終是前世的冤孽無論如何逃不過的罷了我又沒有兒女捨不得什麼這時打算的主意定了倒也心地清涼身上也不疼痛了輕輕的爬起來對着死人磕了兩個頭又向外面磕了二個頭叫聲爹娘靠得弟弟多活幾年女兒先到陰間等候了諸事已畢理一理衣服把一條白布帶子拿在手中原來他合老媽子說話的時候已經看定了這帶子原是給姜氏的孝只因善祥不許所以擱在一旁如今姜氏拿到了打了一個圈先向床柱上縛定一回神再把自己的頭頸伸進去睜眼一望那張二還是睡得合死猪一般那抽勦的聲音越鬧越響了忽然窗子外面蘇蘇的好像有無數影子在那邊往來姜氏恐怕被人知覺便不得死急急的用力一抽嗚呼哀哉了正是

薄命無人知是我

重泉有路且先伊

未知姜氏自盡後善祥怎樣發付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登徒子摧折小園花 輕薄兒空饒南山虎

話說陳善祥虐待髮妻姜氏。致姜氏乘夜自盡。等到伴屍的張二醒轉來。不禁大叫一聲嚇得向後便倒。外面的陸成杭等聽見了。連忙趕進去一看也嚇得魂不附體。顧不得扶起張二先叫人解下姜氏支體。已是冰冷的眼見得救不活了。老婆子不免大哭一場。衆人可憐他的也暗暗垂淚。只陳善祥如無其事。倒說也算除了一害。便看都不去看他。早有人報知姜家姜老頭兒夫婦帶領了許多鄉鄰哭鬧進來。這邊陳善祥合姑太太預先避到柳武韶家去。了一面請柳武韶來料理。這事許了姜老頭兒一百塊錢。多拜幾天懺姜老不答應。定要陳善祥出來問他一個端的。後來經衆人做好做歹。照二虎一樣的好棺木買了一口。又許他拜四十九天懺。還給了一百塊錢。方才有些轉圜。這天到晚上六點鐘。方才把二虎合姜氏一同入殮。善祥恐怕衆人鬧事。弄些巡勇保護着姜家的鄉鄰。也就不敢動手。善祥到安安穩穩的。把人命官司一百塊錢私和了。可憐那姜氏憑空被善祥逼死。姜老夫婦眼見得親

生女兒受人欺侮不能伸冤明知打起官司來也要被他逃過去的徒然多了一番相驗揚州鄉間還有件風俗倒說官驗了屍是沒有人生投的所以最怕驗屍往往私和了事何況姜老本怕陳善祥有小舅爺的大勢力如何不了結呢前事表過且說姑太太過了一天楊少大人連派幾次家人催他回去只得順着少大人的意旨趕緊回城應急到了五七揚州俗例有女婿家做五七之說所以善祥特行揀了這天開弔意中便是要姑太太回來而且還想牽得少大人走一蹉兒方才滿心足意這個意思預先囑託姑太太通了風少大人果然答應了到了這天善祥却借着報恩庵設幕這當兒報恩庵的主持和尚名叫廣福前回表過的揚州和尚差不多一個樣兒這廣福自然也是專講應酬的曉得少大人是個第一號頭施主便把前世的本領都尋出來着實巴結他一下子幾天特特爲到城裏來弄到做素菜的有名廚子辦的上等素菜又把庵裏的地方收拾得清幽潔淨原來這庵的全所本是很大的只因空着沒用所以給人家放着水車織機合那壽器等等廣福便三

日前叫人家各自領回人家。如若不應情願貼錢雇人送到人家，倒也沒法合他爭了。庵後還有一個小小園亭，也經打掃修理，狠有風趣。那些空屋裏，從前沒人轉動的。如今借了許多陳設，一處處鋪排起來，雖不算得華麗，却也齊整精緻。又收拾了兩間幽靜祕密的房間，辦些脂粉香皂，女人用的化粧品，是待姑太太居住的。諸事已備專等。少大人合姑太太降臨到了開弔的前一天，庵裏內內外外，點得燈燭輝煌。自從建造此庵以來，怕沒有過這回的熱鬧。哄得村裏的人都如元宵燈戲一般齊來觀看，擁擠的不開約摸七八點鐘。姑太太的船到了，轎子是他自己帶現成的。這時候來來往往，要看姑太太，警仿起來，猶如看賽會的。等着什麼都天大帝看閱操時，等着什麼總督大帥一個樣子的，只見一陣吆喝，連呼讓開十六個護男，成對的前導，接連便是兩個家人挺胸凸肚的，狠有威風，手裏提着楊府的燈籠。後面一乘藍呢大轎，轎外兩邊一個丫頭一個老婆子，扶着轎裏端端正正坐着一位二十左右的美人，滿頭珠翠，渾身豔服，那香氣四散出來，把兩旁看的人都迷得癡呆呆。

的。只聽那些老者議論道。他父親死了。來弔孝的如何。這樣的打扮。雖說是嫁出女兒。但是總有服制的那裏。可以着這等豔服。便紛紛的議論起來。不一會到了庵門。轎子停了。只見丫頭老媽子忙個不了。好像到轎子裏合這位美人脫衣服的衆人都疑怪起來。爭前去看。豈知被護勇擋住。不准向前。看不清楚。停了半天。方才見如花似玉的人兒出來。已是滿身縞素。映着燈光。越顯得天仙樣兒。衆老老都道。原來他的到這裏才換素服的。倒狠有些講究。想來是鄉紳家的禮節了。後來這村裏的翁姑遇着媳婦沒了。爺娘動身時候。只許着吉服。直要到了娘家門前方才更換。算是學着大人家的禮節。豈知無論他是小老婆。名分絕不相同。就是大老婆。這樣他們鄉紳做出來的。難道就算得禮節麼。實在鄉紳人家是頂不懂得禮節的。什麼讀書人打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這話竟是古今一律的。都被他說煞了。然而愚民無知。總得要把紳士來做個表式。所以紳士是最壞風俗的。看官試聽陳善祥一走進鄉紳的門路。便敢寵妾殺妻。若不是楊氏父子給他榜樣。他敢嗎。做書的人也不是。

定要說壞紳士只是春秋責備賢者不得不歸罪於這些大老官罷了。聞文少敘却說那姑太太換了素服走進庵裏一衆親友合幾個和尚早已站着迎接這姑太太顛巍巍的只合陳善祥夫妻招呼一聲還有柳武韶也叫聲柳先生其餘都不在眼中。嬈嬈婷婷的進去了。早有主持和尚領着路家人們捧着毡墊先到靈前磕了頭。燒化楮帛過了和尚領着隨喜到那預備着的房間裏來。善祥夫婦也跟着進去。外面的方才慢慢的散去。一路紛紛評論有的道一個黃毛丫頭賣到鄉紳家裏。出落得這樣風流。又有的道陳善祥不曉得是交的什麼運。一個妹子賣去了。如今倒實做他的舅老爺起來。有的道楊家的勢力真是了不得。兒子的小老婆還出這樣的風頭。那老子出來不要比皇帝還闊嗎。有的道你不曉得如今是小老婆的世。界他們總是把小老婆鋪排得狠闊的。倘若自己出來倒也不過如此。你不信明朝看那楊小子罷。衆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這也是鄉間的風氣。使然不須煩絮。且說陳二虎開弔那一天。楊少大人果然下鄉弔孝。卻不坐轎帶一個家人各騎一

匹快馬約摸過了午牌方才到了。只見這少大人濃眉大眼一張四方的臉黑裏放光身段雖沒十圍却也一張交椅容他不得雄糾糾的走進庵門那親友和尚趕快迎接自不必說這少大人照例到靈前行禮過了只不易素服這邊和尚引着走到房間裏見了姑太太一面料理擺出筵席一桌男一桌女分兩處排着擺好了便央告家人請少大人姑太太入席家人們搖首道緩些兒再請這還不是個時候哩原來少大人到姨太太房裏本不限定時候的無論白晝黃昏高興兒便進去門帘一下家人們都不去回事了要直等他出來再講如今這寺裏既有精緻房間姨太太又在裏頭如何肯就出來呢只因這姨太太細心看見寺裏人頭衆多便把那房裏的門窗都關着了家人們益發不敢去打擾和尚聽了這話縮着頭掉掉舌的走開了。陳善祥還當是和尙延挨一疊連去催他開席和尚把家人們的話告訴了方才無話等了半天廚子也來催問只回說少大人乏了休息一回兒再說罷這少大人來的時候是一點鐘直到五點鐘方才開着房門出來和尚合善祥又和他到園裏

去頑了一蹶。不料這一頑又惹起事來。只因這天陳家有大鄉紳來弔孝。謠傳徧了。便有許多男女借着游庵的名來看熱鬧。豈知門口護着不准閒人進去。只是婦女們做好做歹。總免不得溜幾個進來。這時候園裏忽然走來娘兒兩個。那個女兒年紀不過十三四歲。生得如小桃花一般。不施脂粉。面色却紅裏透出白來。一雙眼睛又是水汪汪的。看得少大人這個樣兒。似笑非笑。似羞非羞。那少大人本是好色如命的。如今看了這一朶鮮花。如何不動火。連忙問這個何人。善祥道。這是鄉隣來頑的。少大人道。曉得他名姓來歷麼。善祥答應不出。後面陸成杭獻殷勤道。這人家姓殷。就住在這村裏。那婦人已守寡了。那小的便是他的獨養女兒。倒生得狠清秀的。少大人便拉着陸成杭的手。一面又拉着陳善祥道。我們亭子裏談心去。兩人只得跟着他到亭子裏。和尙遠遠站着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話。有時陳善祥搖搖手。有時少大人作揖。央求有時陸成杭口講指畫的樣兒。有時少大人拍手稱善。約摸談了半個鐘頭。方才完結。一面入席。一面和尙做起佛事來。少大人極口稱贊庵裏。



的好處。素菜的精緻。和尚的能幹。叫和尚拿出緣簿來。就一筆寫了二百塊錢。還賞了廚子香燈二十塊錢。陳善祥巴不得他如此。和尚磕頭謝了一宿無話。次晨一早。就舉殯。除了樂工執事以外。少大人叫把十六個護勇也排隊。恭送自己騎着馬。姨太太坐了轎子。送到墳頭。好在不過半里多路。棺木既落了坑。少大人合姨太太先自回來。到庵裏坐了一坐。那姨太太告個假。要到家裏去歇過一宵。明早回城。少大人滿口允許。這邊柳武韶便乘勢留少大人到他家裏住。少大人假意就要進城。武韶只說有要緊事兒。商量姨太太自然不疑心了。話分兩頭。却說這陸成杭的爲人。原是個趨炎附勢的。看見陳善祥闊了。就跟着吃閒飯。心裏總想有個機會攀上少大人。那就可以不在鄉間求生活了。齊巧這個殷家女兒。少大人狠注意他。他却獨自曉得的。而且還是親戚。并且曉得他是光景不佳的。不覺心花怒放。暗想這個媒人做成我就是陳善祥第二了。况且這個小丫頭不見得比善祥妹子推扳。便悄悄的回答。少大人設法。豈知少大人是急色兒。迫不及待要今宵實行的。這陸成杭

急了。想來想去。方才想出一個計策來。便說如此如此。少大人拍手稱妙。所以連忙就到柳武韶家來。這陸成杭便到殷家去說。今天柳家大排筵席。要請陳善祥的妹子。只沒有美貌的姑娘相陪。請來請去。還缺一個。我倒自薦說你家的金寶。狠標緻的。所以特來奉請。便衣服也借在這裏說罷。把一身狠豔麗的衣服送上。那殷氏本是。小人家婦女。聽見柳大先生家請他女兒。已是十分願意。又見這套貴重衣服。是自己生平沒有見過的不覺眉花眼笑的道。我家金寶小丫頭不懂得規矩。如何去出場呢。難得你老人家費心這樣要好。還合他借了衣服來。阿呀。這是花緞的一身。衣袴要幾十塊錢呢。陸成杭道。快些穿戴。還有耳環在這裏。哩。頭上只梳一條光辮。好了。殷氏果然手忙脚亂。給女兒料理。那金寶還嬌癡的看那衣服笑得眼睛合縫。問他母親爲何。我們沒有這樣衣服呢。又問了陸成杭許多坐席規矩的話。陸成杭假意一一答了。不多時穿戴已完。陸成杭領着便走。那母親又和他說了些話。交代早些回來。自不必說。陸成杭領着金寶到了柳家。一直進了書房。少大人合柳鄉董。

都來仔細看他。還有婦女們也都遮遮掩掩的來偷看。羞得那金寶拾不起頭。陸成杭便叫老婆子領他進去吃些點心。那金寶摸不着頭腦。只道這些婦女是陪客也。不曉得什麼人是姑太太。胡亂吃了些炒麪薄餅之類。外面少大人催着了。只得三脚兩步出來。柳鄉董合他渾家說道：可憐呵！這柔枝嫩葉的一個小孩子如何經得起那樣大漢。陸成杭作孽。真個要坐地獄哩。渾家道：你也合少大人說一聲兒叫他仔細弄出事來。我們這裏也倒罩的柳鄉董道：我說過了。只是他高興起來誰管得住他呢。橫豎他總不怕人的。多化幾個錢好了。夫妻正在閒談。忽然聽見一陣哭聲。柳鄉董走過來一望。只見陸成杭躲在壁角見了柳武韶。捱過來低聲道：這事怎樣呢。只怕要野開花的。又不好進去勸少大人將就些。柳武韶搖搖手叫他別說話的意思。只聽裏面唧唧噥噥的聲音。那鳴咽就少低了。又過了一個鐘頭。少大人方才開出門來對陸成杭道：你快去與他母親說明。我便要帶他到城裏去了。陸成杭道：我說自然去說。怕沒有這樣容易呢。倘若叫他母親一同到城裏許他養老。那事還

容易說哩。少大人道：「便這樣也好。」陸成杭果然去了。這邊柳武韶合少大人商量善後事宜。一面請醫生來好好施治。明兒便帶他到城裏去租了屋放着。等到病好了。事件也講妥了。再接進府中。豈不好嗎？不多時陸成杭來了。說道：「事體很難哩。起先那殷氏大哭大鬧。立刻要趕得來給我捺住了。把陳善祥警給他聽。他方才有些動心。後來只說他不要錢。他要跟着女兒的說來說去。他要三百塊錢要合女兒住在外面。不進府裏等他死了。方才聽女兒進府。少大人一一答應。連忙叫陸成杭送三百塊錢去。明兒接你一同進城去。陸成杭來去趕了一夜。方才妥當。明兒少大人雇了一隻大船。叫了轎子。給金寶坐着。那金寶動彈不得。兩個老婆子扶着他進了轎。只見面色黃黃的。丰姿減削了許多。這當兒他母親來了。見他這個樣子。不覺大哭起來。口道：「我的兒。上了人家的當了。金寶也垂淚不止。少大人不免溫存安慰了一番。又把自己的什麼貴重金玉之器。件件送給他。又說到了城裏要什麼便什麼。儘管不進府裏房子聽你們揀擇。他娘兒聽了。這話也就安穩些。到了城裏。少大

人便叫家人去租定房子却是狠寬廠的從此娘兒住着十天半月金寶的病好了依舊是千嬌百媚丰姿綽約的少大人三天兩頭過來看看慢慢的也兩情相洽了却說這金寶所住的地方雖然僻靜只是暗藏春色蜂蝶先知又有兩個家人守門人家都曉得是楊府的人因此一傳十十傳百都曉得是少大人的外室了府裏陳姨太得了風聲幾次三番吵鬧少大人總是不理也沒奈何後來陳姨太合他哥兒善祥設了一條毒計竟把他娘兒處死連少大人也幾乎扳倒聽做書的慢慢道來話分兩頭却說楊少大人有位表弟姓劉名叫大成壽字希聖他父親也是什麼實缺道台因長時不在家裏所以這位令郎也沒有人管教弄得流氓不像流氓少爺不像少爺人家都稱他做流氓少爺年紀一十八歲平常拖着鬆辮子衣服鑲滾滾的好像旗下的婦女脚下登着淺口花鞋又如戲子花旦一般三三兩兩的滑頭朋友不是託着鳥籠便是打降聚賭鬧得揚州城裏沒一個不曉得的後來父親知道了他到任上去他已經放浪慣了如何肯自投羅網所以無論那樣催促總是

置之不理。他父親派人來接他，便避到別處去了。只得聽其自然。這劉希聖從前合楊少大人也狠要好，後來不知如何給少大人看出破綻，一頓臭罵，不許上門。連陳姨太太也吃些驚嚇，所以合少大人結了冤家。從此不相聞問了。只有陳善祥背地裏合他要好，却瞞着楊少大人。同楊吸烟同桌聚賭同檯吃飯，很是親熱。有一天楊少大人到金寶處去，方才坐定，忽然看見窗帘外兩個人影兒，閃連忙趕出去，已不見了。一經退到門前，叫看門的進來拷問，只說沒有人來。少大人便進來逼問金寶。金寶自然力辨，沒有這事。幾乎要哭出來。少大人也就罷了。但是從此便留心察看。長時一個人徘徊門外，黑夜裏躲着伺候。有時說不來了，却半夜三更的闖得去，倒也不見什麼破綻。約摸過了半月，少大人的意思也鬆懈了。一天是中秋節，日少大人家宴，喝了幾壺酒，有些醉了，走到外廂，只聽陳善祥合柳武韶談得高興，走去一聽，原來是說某處新到了一個妙人兒，姿色做工都狠好的。少大人聽了，不覺興致大發，進去不由分說，拉着陳善祥便走。這是習慣的，也不希奇。陳善祥却故意繞

道。走。到。了。金。寶。門。口。這。時。少。大。人。醉。了。只。見。門。裏。有。個。年。輕。的。婦。女。向。外。一。張。便。進。去。了。少。大。人。回。頭。一。看。一。個。少。年。男。子。鬼。頭。鬼。腦。的。捱。進。門。去。少。大。人。心。想。方。才。女。人。明。明。是。金。寶。如。何。有。個。男。子。進。去。便。對。陳。善。祥。道。你。門。前。等。着。我。要。進。去。看。看。說。罷。便。一。溜。的。進。去。了。陳。善。祥。暗。暗。歡。喜。連。叫。中。計。便。也。捱。身。門。裏。去。只。聽。得。已。大。叫。救。命。一。衆。人。陸。續。的。出。來。約。有。十。幾。個。結。末。一。個。便。是。希。聖。合。陳。善。祥。暗。暗。的。打。了。一。個。照。會。陳。善。祥。方。才。進。去。只。見。少。大。人。已。被。打。了。一。頓。睡。在。坑。上。面。色。狠。狠。的。也。不。說。話。小。金。寶。和。他。母。親。却。跪。在。坑。下。帶。哭。帶。說。的。道。他。們。這。些。流。氓。無。事。無。端。的。闖。進。來。的。門。口。張。升。王。貴。都。打。他。不。過。若。不。是。少。大。人。來。我。們。母。女。性。命。都。沒。有。了。少。大。人。只。不。開。口。後。來。禁。不。起。金。寶。在。膝。前。撒。嬌。撒。癡。的。央。告。了。一。陣。方。才。叫。他。母。女。起。來。口。說。既。不。關。你。們。事。以。後。如。有。破。綻。出。來。是。要。活。活。處。死。的。這。當。兒。家。人。上。來。說。舅。老。爺。在。門。外。候。少。大。人。哩。少。大。人。方。才。記。得。忙。道。阿。呀。這。件。事。給。他。曉。得。了。索。性。合。他。商。量。罷。便。叫。請。舅。老。爺。到。外。間。來。這。時。少。大。人。身。受。重。傷。不。能。動。彈。便。叫。

金寶母女暫行迴避。喊陳善祥進來對着他說道：「這是我的地方，並不是審子。他們如何敢這樣呢？我要合你商量處治他們。」一下子還是明兒稟官捕捉，還是私下報復呢？陳善祥道：「稟官究辦，本是好的。只因這一來，叫穿了。老大人怕要生出阻力來。我想還不如誘他來打他個半死，我們遷到別處去，就可洩了今日之恨。」少大人道：「我認得一個人，便是劉希聖呀！你認得嗎？」善祥道：「不認得說起來也曉得的。」少大人點頭道：「你去誘他來一面去叫張龍一班人來好叫他着實打一下子。」陳善祥答應着，揚揚得意的去了。這夜少大人便在金寶處養傷，到了明天方才坐着轎子回去。只說騎馬跌傷了腳，請了傷科私自醫治，不在話下。却說陳善祥的毒計，看看有八九分了。非常得意。俗話道：「又做師娘，又做鬼。」陳善祥便去對那希聖說道：「你去罷。今兒轎子抬回去了。希聖大喜，連忙穿着了赴約而來。原來金寶雖是好人，家女兒只因被楊少大人鑿了天真，一天天陶鑄的變了性質，竟着實狂蕩起來。有那年輕俊俏的希望一鉤竟鉤上了。不過瞞着少大人。這天希聖又來金寶着實埋怨他如何。」



可。闖。此。大。禍。從。今。我。不。敢。留。你。了。希。聖。磕。頭。陪。罪。金。寶。也。就。沒。話。睡。至。半。夜。忽。然。打。門。聲。急。金。寶。大。驚。慌。忙。藏。過。希。聖。叫。家。人。開。門。豈。知。十。幾。個。人。一。闖。進。來。便。問。劉。希。聖。在。這。裏。麼。金。寶。當。這。些。人。是。希。聖。的。同。黨。便。交。代。聲。音。低。着。你。們。且。坐。自。己。進。房。對。希。聖。說。了。希。聖。果。然。出。來。探。望。衆。人。一。擁。上。前。不。由。分。說。早。已。把。棉。絮。帶。好。塞。住。了。他。的。口。拳。脚。交。加。這。邊。金。寶。也。被。他。們。塞。了。口。網。綁。起。來。喊。不。出。聲。音。打。了。一。陣。看。那。希。聖。已。是。一。命。嗚。呼。了。衆。人。方。才。散。去。他。母。親。嚇。得。鑽。在。馬。桶。脚。裏。衆。人。去。了。多。時。方。才。出。來。只。見。金。寶。網。在。地。上。便。來。解。開。了。又。去。了。棉。塞。娘。兒。兩。個。把。劉。希。聖。一。看。早。已。氣。息。全。無。嚇。得。沒。有。主。意。後。來。金。寶。說。快。些。把。屍。身。拖。到。門。外。叫。家。人。去。飛。報。少。大。人。只。說。他。們。自。己。打。降。我。們。嚇。得。並。沒。開。門。他。娘。兒。兩。個。合。一。個。老。婆。子。果。然。照。這。話。辦。去。走。到。門。前。一。看。兩。個。家。人。杏。無。蹤。影。了。娘。兒。又。嚇。得。說。不。出。話。來。正。想。叫。老。媽。子。去。尋。那。家。人。豈。知。希。聖。的。同。黨。曉。得。了。已。經。報。了。官。叫。楊。府。裏。包。庇。的。私。倡。打。死。了。人。原。來。也。是。陳。善。祥。去。通。信。的。次。晨。到。了。已。牌。時。分。金。寶。家。忽。然。有。

幾個差人拿着官票前來捉人。說他母女移屍便哭哭啼啼的捉將官裏去了。這時江都縣知縣是姓牛的却也合楊府有些來歷聽了楊府包庇私倡打死了人的話頭不覺大吃一驚。便要坐實私娼開脫楊府。當下金寶的母女捉到了知縣問道：你們何故伏着匪黨打死客人。快些把那些匪黨供出來。那金寶大哭大叫：聲聲冤枉。就把少大人買自己爲妾的話述了一遍。知縣便叫傳楊府家人來問。這時少大人曉得闖着禍了。叫家人不承認。買他爲妾只說去頑過幾次罷了。而且已多時沒有去得。家人照此供上。知縣大怒對金寶道：你要誣扳楊少大人嗎。叫左右着實重打金寶。極口呼冤可憐。柔皮嫩骨竟打得血肉橫飛。他母親心中不忍大哭大叫求老爺開恩。知縣只是不理。只叫金寶從實供來。金寶哀哀的帶哭帶說道：實在是楊少大人的外室沒有半句虛言。這打死的人並不相識。他們在外哄打並不知情。那知縣勃然大怒。驚堂一拍。叫夾起來。兩邊差役一聲打應。把金寶拖翻了一撈。那金寶悠悠的死去了。正是

可憐。有口難分辨。薄命無人更憶卿。

未知殷金寶能否伸冤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冤書生仗義助冤魂 惡鄉董忌賢成惡計

却說殷金寶被牛知縣毒打兇夾不准他供出楊府的外室來夾得殷金寶死了過去方才叫把他養息明朝再審當堂交給官媒可憐那殷金寶雖然私識了劉希聖也是楊少大人引誘壞的陳善祥又從中播弄所以投入這個羅網他却並沒有殺人的意思如今牛知縣既硬叫他是賤倡又判他伏黨打人兇惡已極這也算沈冤難白了。況且殷金寶雖是一時貪淫結識了劉希聖到底比娼妓不同他還狠覺得羞愧一面憶着楊少大人合自己何等恩愛如今鬧出事來他便不來顧我但是我終是他的人不可丟他面子所以咬定不供合劉希聖姘識到了官媒家裏那媒婆勸他供了免得受苦這金寶只是不允當夜裏官媒婆又引着幾個男子要他同睡情願代他使用銀錢金寶也不肯答應原來我們中國頂壞的風俗莫過於官媒所

押的女犯。竟是應該給他賣淫的一般。不論你良家賤倡。一入牢籠。總由不得你貞潔。可知中國的待犯人。野蠻到極點了。如今外國的牢監。男女分別一些。沒有相犯。偷然沒罪的。放了出來。仍是清清潔潔的。中國的女犯。有這樣幸福嗎。閒文少表。且說殷金寶。押在官媒那裏。自有許多男子。轉他念頭。官媒婆竟逼着他。應接起先。好言相勸。後來見他不肯。竟毒打起來。可憐金寶。剛受官刑。又逢私打。如何禁得起呢。免不得心如死灰。憑他們擺佈一般。男子走他心境。要誘他開口。便說楊少大人。丟你到這個地位。是不應該的。我認得楊少大人。合你去通個信罷。金寶年紀。輕不知道人情險惡。便信以為真。千央萬告的。求他通告着實奉承他。一番還訴說許多的體己話。那人得意非常。便把他的話當做笑柄。逢人輒道。後來還有人拿這話去哄他。金寶也覺得人家哄騙了。便不肯輕易奉承。却說那牛知縣。審了十幾堂。把個花枝般的一個金寶。糟塌得不像人了。還是沒有口供。那劉家的家族。定要查出兇手。替死伸冤。牛知縣急得沒法。把劉希聖平日的朋友。都提來訊問。仍是沒有影響。只

聽得三隣四舍都說是楊府的家人打死的牛。知縣沒法提了。兩個楊府家人來訊問也。沒口供。楊老大人看見牛。知縣提着自己家人。怕他不管輕重。弄出尷尬的事。情來。便對上司說。他許多劣迹。上司就把牛。知縣撤了任。叫什麼黃如松的來署理了。這一來。局面又變。黃知縣的意思。不拷打金寶。只好好的哄他。叫他指出一個兇手來。不要合情人。隱瞞這案。一定是爭風起見的。但金寶護他情人。所以不肯說出不料。這時金寶恨楊老大人不來顧他。便直認情人。只楊一人。他夜裏糾衆來打也。辨不出在場不在場。黃知縣一聽不好。這是要我丟官了。連忙翻臉。叫金寶胡說。那有辨不出人。可以妄指好人的。定要你認定一個人。金寶就說認定是楊老大人打的。那知縣更加大怒。驚堂一拍。叫上起天平。架子來。這女人好生狡猾。不重重的給些苦他吃。是不會招的金寶。一個柔弱女子。况且屢受重刑。如何當得起。這處治強盜的刑具。便死去了一個多鐘頭。幾乎不得醒來。黃知縣曉得金寶終不肯招也。只得仍交官媒收押起來。這當兒。楊老大人也有些風聲。知道金寶咬他了。只怕咬來。

咬去總不免得出醜。所以要用他們的老法子滅了他的口齊巧。這金寶哭了一場。覺得後路茫茫。料沒有出頭日子。楊少大人是刀頭舐血的人。不見得大發慈悲肯來救我。況且他一出頭便不免將這個案頭扳到他那審問的官換來換去也都是他的同黨俗語說官官相護。我這冤休想得伸了。咳起先是母親害我如何一個含花閨女落在人家手裏如今呢我也不好究竟受人引誘做着歹事總有些難爲情說不得苦這一條性命也不必熬刑受苦去咬定楊少大人空結來生冤罷。這麼一想金寶便打定自盡的念頭。只沒有個當兒。這天官媒婆買些酒菜請金寶快樂一下。金子寶道難得費心我到這個地位還有什麼快樂。官媒婆道你且坐下我合你細講。金寶果然坐下。官媒婆便斟酒讓菜極其殷勤。酒過兩巡。官媒婆開言道。你也拖得苦極了。但是那楊少大人終不肯來顧你。你也枉空在此掙執。劉姓又不肯放鬆你。你這冤孽是難解難分的了。可憐你今年還只十九歲便遭這樣的惡運。這個關頭怕你終捱不過呢。金寶聽了這話。疑心官一面的消息不好。要結果他了。便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到這樣地位也不想再有好日子了。但是我有一個老母守寡養成我的如今也拖在這裏我終要設個法兒安放他。那便死也瞑目了。官媒婆道：「這一個包在我身上自有法子安插他。」金寶點頭答應。又懇求官媒婆放出他。娘來會了一會。官媒婆也允許他。他娘兒兩個相見自然不免說了許多傷心話。他娘又說他年紀輕輕耐心等着不要自尋短見。金寶聽了這話哭得沒有聲音。心想把自盡的話告訴了老母。那便死不成的。所以假意點點頭只勸他娘。尋些歡喜不要苦惱他娘也。沒話說。官媒婆來催他們離開。說怕官曉得了要罰他的娘兒無奈只得走開了。這夜金寶一個人萬箭攢心。千刀支解的一般難過。想來想去總不得了。便發個狠把自己腰帶解下來拚命的向頸上一抽。渺渺三魂悠悠六魄從此紅粉佳人做了黃泉冤鬼。明兒官媒婆見了哈哈大笑道：「究竟是個聰明女子不勞我動手動脚。一面假意請醫報官說他急痧。一面飛報楊少大人。這時衙門上下都已布置好了。只說他急痧身死。劉姓曉得那倡婦死了也就鬆了下來。後來竟成爛案。並沒審出。」

兇手是誰只因苦主不去催逼官場也樂得陰消下去這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不足爲奇的只苦了一個金寶他娘看見金寶尋死了自己一個人有什麼好處也就偷着官媒婆一罐鴉片烟兩脚一伸的魂歸地府看官們金寶娘兒兩個好好的在鄉度日將來嫁了一位夫婿終身有靠豈不是人道之常不料被楊少大人看見了生生的捉來姦污了有財有勢小人家怎得不投降他壞了名節給鄉里看他不起都說他是娼妓事到其間也沒奈何了豈知又給陳善祥毒計播弄竟公然叫他娼妓不認做姬妾輕輕的把人命重案向他身上一推這金寶豈無家族親戚只因名節既被少大人污壞人人疑心他是娼妓如何肯來助他二來中國人保守性質最重少大人有財有勢誰肯老虎頭上捉蒼蠅呢所以金寶娘兒沒有一個幫手熬刑半載終究不免一死我想苟有人心聽了這事總得有些傷心不料那狼心狗肺的紳士竟快活到如今一些沒有患害天網恢恢這話也講不得了然而人心不死公道尚存果然有一個抱不平的出來鬧他一鬧雖不能鬧勝也可一快人心看官們別



性急聽做書的慢慢道來。原來前回的陸舉人陸成愚看官們應該記得的。自從報恩庵打了楊少大人。後來聽得風聲不好。他就避到上海去了。又從上海轉到北京。東三省游幕北方。却也到處逢迎。尊爲上客。這時節只因他孺人去世了。趕了回來。却是金寶娘兒尋死了。不過一個多月。鄉下人不免給他講起原來陸成愚合陸成杭。本是從堂兄弟。只因志趣不同。所以不甚接洽。後來成杭去跟着陳善祥成愚。更不理他了。陸成杭合殷金寶。關些親誼。自然成愚也是親戚了。而且成愚還親些金寶的姑母。是成愚的嫡堂嫂子。不過已死過了。如今成愚曉得金寶冤死。他本來合楊府有意見的。如何肯依呢。不覺大跳道。我該死。我該死。沒有回來。合他伸冤。但是你們不給個信與我。你們也不應該衆人曉得成愚的性氣。都說案已結了。楊府裏是碰不得的。你將就些罷。成愚把桌子一拍道。這還了得。天理何存。金寶的母親守寡。撫孤。清清白白的。他既姦污了他女兒。還送得家破人亡。此仇不報。枉自爲人說罷。便不到家裏結連了。幾個知己朋友。一手兒做了幾個稟縣裏。府裏丟過一徑。

來到省裏。却說這時的總督大人合楊府不甚接洽。接了控詞。竟批准了一疊。連下了幾個公事。叫府縣合發審委員。重行會審。照陸成愚的稟詞。指明金寶係楊氏賄囑官媒致斃。並非暴疾打死。劉希聖的的確是楊氏家人主使的。便是楊鳴盛獻計的。却是走狗陳善祥地方公論言之。鑿鑿只消提他們一衆人當堂質訊。自見分曉。人情天理。庶幾公允云云。并做了一篇事略。把殷金寶的前後被污情節。却直揭出來。到處分發這一鬧鬧得天翻地覆了。衆人見有了興頭也附和起來。府縣聽了衆情不服。上司催急也沒法兒。只得開棺相驗。金寶却非病死。母親也是服毒。這時劉姓也乘勢逼問。凶手府縣屁滾尿流。忙個不了。自然徧提楊府家人。審訊一面。提官媒婆收監。審了幾堂。問不出口供。又把柳武韶陳善祥都傳了去。問金寶的來歷。兩人自然不招。後來一個楊府家人。便是金寶處守門的。因爲被楊少大人打罵。歇去了。這時也從別處回來。願做見證。便把楊少大人如何娶外室。劉希聖合陳善祥如何引誘成姦。少大人曉得了如何遣家人毆打陳善祥。如何從中通信。當堂都供了。

出來。府縣沒法，只得把陳善祥、柳武韶功名詳革歸案。審訊楊府家人，也指出幾個動手的收監。逼招一面詳上總督。總督還要把楊少大人的功名也革去了。歸案審訊。這個當兒，楊府的勢力大半扳倒了。忽然京裏有個信息，倒說這個總督調了兩廣。就把這件事兒又擱起來了。真正叫做一天風雲霎時間都歸消滅。這個當兒，竟捉到一個兇手。審了一堂，便即供招他說：因爲合劉希聖爭風，打降失手，打死的打後，即便逃去。金寶移屍門外，都不知道。看官們這時，金寶死了，又沒有對證。儘他胡言罷了。這時府縣合會審委員，便把這個人的供詞詳上新總督。新總督便也不十分推求，就算定讞了。陳善祥、柳武韶依然釋放出來。楊府家人也都沒事。你道這兇手何人？他說姓魏，名體升，湖北黃梅縣人氏。他父親是江蘇候補官。他是鹽運司裏的文案師。爺後來衆人打聽，並沒這個師爺。實在是老大人所領的什麼江防營裏一個水夫，給他五百塊錢，買出來的。陸成愚曉得了，如何肯依？又一疊連的上控。不料這個總督變卦了，說他健訟，批斥不理，并催府縣迅速辦結。便把這個兇手供了。

誤傷判定絞監候的罪名。那官媒也擔了失察監禁二年。這就算翻案的效果。陸成愚東奔西走忙了半天。仍舊沒有達到目的。氣憤憤的。要想到廣東去。要求前督設法伸冤。這當兒陳善祥打聽着了。連忙來合楊少大人說。知老大人也聽着。狠爲憂慮。說這個書呆子糾纏不了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擺佈他才好。陳善祥皺皺眉頭。眼皮動了幾動。慢慢吞吞的說道。我倒有個法子。只不曉得可行不可行。楊氏父子都說。你有什麼法子。快些講來。陳善祥道。這個陸傻子。狠激烈的拚命相信。洋學堂出洋留學。他常說沒有學費。不然早已到東洋去了。又對人說要什麼推翻政府。鼓吹革命。這等話。豈不是造反麼。我聽見前年一個東洋留學生在日本學得什麼革命法兒。進了革命黨。後來歸國。便被制台捉去了。現在還在牢監裏。據說免不得要腦袋呢。照這看來。陸傻子到了東洋。一定要進革命黨。那就好。了。楊少大人道。果然妙計。楊老大人道。照你說是。要我們給他錢到東洋去。我們那裏來這許多錢呢。陳善祥道。不是這樣說。我聽見大人說。地方上有公款。派人出洋留學的前年。

蘇州派了十幾人。南京也派了念幾個。各處都有派去。只我們揚州沒有派。前天聽見他們讀書人說。正想上稟求派哩。老大人曉得麼。老大人道。曉是曉得的。前年就。有這等議論。只給我捺住了。如今又要發作。我想不理他的。那末倒要爲了這個。陸傻子化去一大宗公款嗎。善祥道。我聽見說。只要三百塊錢。一年留學三年。也不過一千塊。楊老大人搖首道。你不知道。要派不能獨派他一個的。陳善祥連忙縮過來道。那末我們派他一年就好了。楊大人道。我家的幼芸也想去多時了。如今索性叫他。也去好偵探他們。但他是不領官款的。少大人道。我想明兒合府縣說叫他考一考。派四個人出去。學一年。速成師範。一千二百銀子。够了。老大人道。要考麼。怕陸傻子不肯來應考的呢。陳善祥道。不妨事。我設法叫人慫恿他去考就是了。老大人答應了。過了三天。果然府縣出了告示。說要派送學生出洋學速成師範。不論舉貢生監。都可赴考。這告示一出。自然紛紛的報考了。楊老大人預先囑託了縣裏把陸某必定要擺進去的縣裏。當是老大人的關切人。自然當心注重。不料各種卷子看過。

並。沒。有。個。陸。成。愚。想。來。是。沒。有。考。了。楊。老。大。人。得。了。這。個。消。息。便。立。刻。叫。陳。善。祥。商。
 量。陳。善。祥。說。道。這。陸。傻。子。聽。了。派。送。出。洋。學。生。起。先。倒。狠。高。興。後。來。曉。得。只。派。師。範。
 已。是。不。願。意。了。又。聽。見。是。一。年。就。不。以。爲。然。無。論。何。人。勸。他。只。是。不。肯。考。所。以。沒。有。
 他。的。名。姓。楊。老。大。人。道。那。末。沒。法。想。了。停。了。一。會。少。大。人。忽。然。叫。道。我。有。計。了。拚。得。
 多。化。公。款。再。考。法。政。學。生。兩。人。三。年。畢。業。他。就。一。定。入。彀。了。楊。老。大。人。道。三。年。又。要。
 一。千。八。百。塊。錢。哩。少。大。人。道。橫。豎。公。款。管。他。則。甚。楊。老。大。人。把。眼。一。瞧。道。你。到。看。得。
 輕。描。淡。寫。你。不。曉。得。要。我。們。這。裏。支。出。去。嗎。今。年。大。利。紗。廠。又。虧。了。濟。元。當。又。空。着。
 那。裏。支。得。出。許。多。款。子。陳。善。祥。曉。得。老。大。人。的。脾。氣。是。喜。歡。說。窮。的。不。好。給。他。辨。論。
 便。遞。一。個。眼。色。給。少。大。人。少。大。人。便。不。說。了。陳。善。祥。道。我。們。請。府。縣。別。考。但。說。選。派。
 的。止。得。他。一。個。人。好。嗎。楊。老。大。人。搖。頭。道。這。到。不。好。非。但。人。家。要。爭。論。罵。我。們。不。公。
 平。而。且。陸。傻。子。也。要。疑。心。的。也。罷。就。派。兩。個。學。生。再。考。一。考。沒。法。子。的。除。了。這。個。辦。
 法。總。不。妥。當。當。下。楊。氏。父。子。主。意。定。了。果。然。縣。裏。又。出。一。張。告。示。說。當。今。預。備。立。憲。

地方自治開辦在即。諮議局又須選派議員。沒有明白法政的人。終屬缺點。所以如今又要考取出洋學生兩名。即日報考。應考取定後。派赴東洋學完全法政三年。陸成愚得了這個消息。方才願意去。考過了兩天。發出案來。高高的陸成愚的姓名。入彀了。還有一名。就是成愚的知己朋友。名叫鄭義弼。這兩個人見取了出洋學生。狠覺得意。不日治裝啓行。這邊楊老大人也叫他孫兒名叫來傑。表字幼芸的。暗暗隨着他們同行。只因幼芸是自費隨意。一個人行動。所以四個師範生兩個法政生。並沒曉得到了。上海買定船票。坐着日本郵船會社的什麼春日丸。六人因省些盤費。却坐了尋常三等幼芸。實在處不來。他便一個人坐了特別三等。只因六人裏頭有一個人認識他的不免也招呼一番。陸成愚曉得是楊老六的孫子。便不理他。這幼芸曉得是陸成愚故意盤問他的姓名。陸成愚就懶懶的答了幾句。幼芸見他性情乖僻。也就搭趣着走了。衆人都問陸成愚你認識他麼。陸成愚道。我起先是不認識。後來聽見他自己對你們說。這派學生是他祖父的意思。又說他住的地方。我方才曉

得他是楊老六的孫兒。所以便不高興理他。衆人中除了鄭義弼大約不曉得楊老六的詳細。便由陸成愚慢慢的演說起來。衆人聽了。時而髮指。時而傷感。竟一直當他做路上的談助。差不多談到靠岸還沒完。結有時楊幼芸走來。他還說得高興。沒有收篷。有時急忙收住。已來不及。所以總有些頭尾給他聽着了。幼芸方才知陸成愚果然到處合他們反對。豈知陸成愚倒不在意。看得那楊幼芸的雛兒如同小醜一般。不足以當太敵。以後談起來。索性旁若無人的不顧他在場不在場了。倒是幼芸覺得難爲情。逡巡避去。從此幼芸也不走過來了。四個師範生裏頭有一個是本來認識幼芸。所以常到幼芸坐處去談談。遇着吃飯。便在幼芸處吃了。陸成愚曉得他合幼芸要好。是一羣中的奸細。以後便不理他了。到了第五天。那郵船已經靠着神戶。衆人都收拾行李上岸。只見那個師範生竟跟着幼芸一淘不再過來了。陸成愚問了姓名。曉得他叫周於德。不免罵聲敗類。在神戶也不耽擱。便趁着火車到東京。原來是急行車。六點鐘上車。明天九點鐘到了。只見周於德合楊幼芸一淘也從



車上下來衆人都去招呼。獨陸成愚昂然前去，頭也不回。早有接客前來招待。下了什麼山崎館。陸成愚便和鄭義弼同居了。其餘都散居別處，不相聞問。陸成愚先去了。公使又招了留學生監督來問他。應進什麼學堂。那監督姓蕭，名叫辰猷。他說了許多學堂什麼程度什麼性質。這陸成愚一聽成城學校很有精神，便想做軍國民。丟去法政要學，武士道了。鄭義弼道：「不行嗎？地方派出來是指明法政的如何？」到了此地，又變起卦來。陸成愚道：「你又太迂了！你不曉得留學生總是這樣的嗎？」派來學農工商的都學了法政，派了學師範的，却學醫士。這等習慣，沒什麼希罕的。鄭義弼道：「這等宗旨不定的人，我狠不以為然。吾兄志士爲何要去步他後塵？」陸成愚道：「不是這等說。我不過說他們的習慣罷了。其實我並不是合他們一樣。我的宗旨本來要做軍人，只因內地還沒開明，曉得的不是法政，便是師範。法政可以升官發財，師範可以教書餬口謀生活的事情。什麼人不曉得？只有軍人可以保護國家，扶助國力，倒是現今第一流人物。所以我留學的宗旨已經注定了。軍人，但不過自己沒有。」

費官費又沒有軍人只得勉強就了。法政既然到了此地看見他們可以自由變換。那就要想達我的目的了。鄭義弼曉得陸成愚主見已定也沒話說自己依舊去學法政了。約摸過了三個月忽然監督叫人請陸成愚去有話商量。陸成愚自然即到監督公館裏問他有什麼要緊話。監督道你們貴處的學務公所裏有一角公事來說派了兩個學生學完全法政。如今一個叫某某的如何學了。陸軍乞速代查察。改正豈不是指閣下的麼。陸成愚道正是不過自由改學科目的不是門生一人監督道我原是這個意思所學的止求實用何必拘定什麼。況且你的陸軍狼要緊且狠吃苦並不是貪舒服的。這又何必取締呢。我看還是閣下把自己的意見寫了一封詳函由兄弟這邊加函寄去好不好呢。陸成愚自然道狠好且說些全仗大力的話回來便寫了一封意見書大旨說中國國勢衰弱其病在軍事教育不發達。法政雖然重要然而學的人很多而且國勢不強就有了許多法政人員也是沒用要國勢驟強全靠軍人發達所以成愚情願犧牲一身做吾鄉的榜樣學成陸軍回國。

盡些國民義務。決不敢虛糜公款。請勿疑阻。云云。把這封書送到監督地方。監督果然另作一書加封貼郵。寄到中國去了。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又過了一月。那天是星期日。陸成愚在寓裏溫課。鄭義弼跟踴的趕來道：你曉得嗎？我聽見同鄉說：官府要撤去你的官費。便叫周於德移補這缺。這話不曉得真不真？你到監督地方去探探看。陸成愚道：探什麼監督有了此事。必定來關照我的。這怕楊幼芸造的謠言罷。鄭義弼道：就算是謠言。這楊幼芸不比別人。他既謠得出。就要做到的。我勸你仍舊改了法政罷。陸成愚道：斷無此理。等他撤去了。再說。鄭義弼便也沒話。相約公園裏去散散步。兩個人出了寓門。坐了一段電車。下車便到了揀樹陰下一張長椅。坐着談了一回信步走去。只見那亭子裏兩個人坐着。正要走去。影兒一閃便不見了。鄭義弼道：分明是楊幼芸合周於德如何便不見了。陸成愚道：鬼鬼祟祟的管他則甚。心勞日拙。何苦乃爾呢。歎息了一回。仍舊坐着電車回寓。才跨進門。便有管店的人送上一封信來。且說立刻請你去一蹙。陸成愚倒也沒什麼驚惶。鄭義弼在後大叫。

道。不。好。了。正。是。

一書用盡奸邪計。

九死難醫嫉妬心。

未知陸成愚所接何書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開府會共斥大鄉紳 設暗探初捕革命黨

話。說。陸。成。愚。從。公。園。返。寓。接。了。一。封。書。是。留。學。生。監。督。送。來。的。條。子。上。寫。明。貴。鄉。學。務。公。所。來。的。要。信。請。閱。便。拆。開。那。函。一。看。原。來。是。學。務。公。所。的。公。文。大。略。言。公。費。派。學。生。陸。某。本。學。法。政。以。備。地。方。議。員。之。用。今。改。成。城。實。非。原。派。之。意。渠。既。不。願。就。學。請。即。代。將。公。費。停。止。給。發。查。有。師。範。學。生。周。於。德。即。可。移。補。請。照。施。行。等。云。云。鄭。義。弼。大。叫。這。還。了。得。我。偏。不。答。應。他。陸。成。愚。氣。得。昏。了。並。不。言。語。回。頭。看。時。鄭。義。弼。已。不。見。了。陸。成。愚。就。睡。在。寓。裏。想。對。付。的。法。兒。忽。然。鄭。義。弼。領。了。同。鄉。幾。個。朋。友。平。時。合。陸。成。愚。狠。要。好。的。直。闖。進。臥。房。來。都。說。代。抱。不。平。明。天。發。傳。單。開。揚。州。府。同。鄉。會。把。這。事。付。公。衆。評。論。然。後。發。電。力。爭。成。愚。兄。的。意。思。以。爲。何。如。成。愚。道。諸。位。的。盛。情。

正是可感。但這事暗中自有。人主持。而且有偵探。在這裏恐怕力爭也是沒用的。衆人都問。何等樣人。鄭義弼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且把楊幼芸合周於德的交情也述了。一徧衆人都跳起來道。這些奴隸牛馬的人物。實在玷污了留學界。我們一面發電向學務公所力爭。一面聲明兩人的罪。驅逐他。回籍才是正當辦法。鄭義弼拍手稱快。衆人都摩拳擦掌的去布置起來。到了明天果然有張傳單送到陸成愚的寓裏來。上寫着本會因提議特別事件。經五人以上贊成。照章開會。凡我同人務祈早臨爲幸。會座假上野公園。清風亭揚州府同鄉會公啓。陸成愚看了上面會期是後天一點鐘。曉得他是湊星期日的意思。便沒精打采的擱在一邊。這幾天只因留學生監督那邊。經同鄉會關照。還沒有發出撤費明文。陸成愚也因所繳學費並未到限。所以照常上課。猶如沒事一般。只是神氣裏終是怏怏不快的罷了。無話便短到了後天。大家齊集清風亭揚州府屬的留學生統共倒也有四十多人。周於德居然在裏頭。只楊幼芸不到。衆人都曉得周於德是來做偵探的。便想驅逐他出去。

鄭義弼道不如敘明理由。經公衆評論再行驅逐。不遲衆人方才沒話過了一點鐘。搖鈴開會。先由書記報告開會事件。說爲着陸成愚撤費的事。要請公衆評論。由某某等十人提議開會就請陸成愚先行報告留學情狀。這時陸成愚愁容滿面的走上演壇。便說今日蒙荷諸同鄉同學盛情且熱心公誼。眞眞慚感交并。鄙人讀書無成。學業淺陋。無足稱述。惟有志於馬革裹屍犧牲一身以赴國家之急。這是生平的夙願。在家鄉的時候。本來長想自己籌費留學陸軍。只因經濟困難。所以終難如願。去歲揚州考取派送法政學生。鄙人以此機一失。更無得費之時。便卽赴考。幸蒙錄取。便於某月日到東。嗣以自由改換科目。並非鄙人作古。因想何惜舍樂就苦。可遂最初之目的。是以毅然決然改學成城學校法政。豈不較軍人便安。鄙人之爲此。其非圖一己之利。便當亦諸君所共諒。前月學務公所致書監督。促我仍學法政。鄙人以入學年餘。豈容中廢。是以訴明理由。乞加憐憫。不意未蒙原察。且挾雷霆萬鈞之手段。撤我公費。另補他人。試思鄙人如有學費。何必待考取派送。如今半途絕糧。無

異。逐。我。歸。國。然。而。鄙。人。心。堅。如。石。若。不。卒。業。誓。不。離。校。幸。我。桑。梓。諸。君。哀。矜。此。語。設。法。轉。圜。不。勝。感。禱。說。罷。連。連。鞠躬。方。才。慢。慢。的。走。下。演。壇。只。見。鄭。義。弼。匆。匆。的。登。壇。說。道。陸。君。所。報。告。但。就。個。人。經。歷。言。之。實。於。此。事。之。裏。面。有。不。欲。明。言。者。鄙。人。忝。爲。至。交。豈。能。坐。視。我。們。揚。州。有。個。大。毒。蟲。蟠。踞。要。津。把。持。公。款。無。人。不。知。而。人。或。不。敢。明。言。畏。其。勢。力。中。傷。故。也。陸。君。在。家。鄉。時。曾。捋。虎。鬚。志。在。去。毒。卽。如。鄉。間。庵。寺。改。學。堂。案。佔。地。基。案。強。奸。幼。女。窺。殺。母。女。案。等。等。行。爲。陸。君。義。形。於。色。大。聲。疾。呼。獨。身。犇。走。控。告。於。當。道。雖。未。能。必。勝。而。奸。人。之。膽。已。寒。亦。可。稍。戢。凶。鋒。主。持。清。議。以。存。公。道。陸。君。之。人。品。於。此。可。見。而。陸。君。之。見。惡。於。大。鄉。紳。亦。於。此。可。知。今。者。留。學。界。有。害。羣。之。馬。甘。心。做。惡。人。之。奴。隸。爲。之。偵。探。陸。君。行。爲。每。月。必。有。報。告。我。竟。抄。得。一。份。可。以。作。爲。證。據。是。惡。人。徧。布。羅。網。其。迹。顯。然。借。學。務。公。所。之。虛。名。陰。行。其。挾。嫌。排。擠。之。手段。我。等。具。有。人。心。豈。能。坐。待。此。等。惡。人。的。魚。肉。依。鄙。人。的。愚。見。須。全。體。發。電。到。學。務。公。所。力。爭。改。學。的。理。由。並。非。廢。學。不。能。撤。費。一。面。不。承。認。移。補。的。人。指。明。他。是。大。毒。

蟲的爪牙。如果強行移補。我們全體逐出他。留學界這時衆人拍手如雷大呼贊成。立刻擬電。只有周於德色如死灰。坐不好去。又不好搭趟。着背後一張椅子上坐一會兒便走了。按下不表。且說衆人都說這些情由。我們大畧曉得如今打電力爭。也是我們的義務。並不是爲陸君個人。實在公理是應該這樣的。當下裏一個成城自費學生名叫朱大受。爲人很激烈的。平時本不以楊老爲然。合陸成愚又是同學同志。所以他一個人登壇演說。道這個揚州的大毒蟲。我們力能去之。自然沒有最好的事。就是不能去他。也須表章其罪。斷不可聽他胡行。害壞好好的社會。鄙意我們府縣會裏各人。分任編輯。把他的事迹編起來。用石印印出。徧寄省裏。合同鄉京官。勒他交出公款。不准他干預公事。諸君以爲何如。衆人又拍手贊成。當下先擬了學務公所。的電報上寫。改學非廢。學斷難撤。費勿爲劣紳陰持移補。決不承認。同鄉府會全體公叩電報。既發衆人又議了許多善後事宜。朱大受道。這事倘爲劣紳把持。終究不達我們目的。鄙人第一個倡議。大家捐出錢來。助陸君的學費。斷不可聽他。



廢學的衆人也都贊成。又議些編輯楊紳醜歷史的情形。時候已不早了。方才搖鈴散會。這且不表。却說楊老大人自從派出學生之後。叫他孫兒幼芸做了偵探。每一星期得有報告。果然只有陸成愚最合自己反對。便安心要想撤去他的學費。後來聽見學了成城更不願意。便鼓動學務公所出面不給他公費。又因幼芸保舉周於德品端學粹等話頭。所以就叫他移補。豈知去了半月。就有個反抗的電報來。而且監督也勸不必撤換。但是幼芸的報告信兒。更是不堪。竟要編輯自己的醜歷史。出來不覺大憤。把書信向地一丟。道：反了！反了！我定規不寄錢去看他們。怎樣從此連鄭義弼的學費也不寄了。後經監督幾次催逼。縣官面子上過不去了。方才寄得一次。若是不催。便不寄去。忽有一天。倒說孫兒幼芸合那走狗周於德已經回國到了上海了。你道爲何？只因有個革命黨的魁首。叫什麼沈越。先來到日本東京開了大會。演說中國留學生都去入會。有不去的。便叫他是涼血動物。所以大家相約罷了。謀去有上課的。非打即殺。楊幼芸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他說：我們世家大族。只曉得

忠君親上什麼談起革命來我是一定不去的同學生聽了竟要候他上課時候給手鎗他吃幼芸得了消息嚇得昏了連忙暗中收拾約着周於德悄悄的買了船票溜到上海就把這個信早已報告家裏楊老大人自然歡喜不迭他說到底是我家子孫曉得正理不去趕那滅門的事件的周於德那些倒是個有品有學的讀書人如今江甘兩等小學堂初辦正沒有個好校長他既回來就請他做了豈不甚妙從此周於德便做了校長楊幼芸也不去留學了時常同着周於德頑私倡賭麻雀沒一天不在一起的這時各處都設了學堂那私塾先生的教法漸漸不行楊幼芸便獻個計策要把私塾改良須得考一考私塾先生楊老大人聽了孫兒的話便對府縣說了府縣果出了告示要把城內外的坐私塾的通通考過取錄合格給予文憑方許坐館那天考期到了城外的坐館先生預先上了一稟要求發給考費知縣無奈許他每人發給四百文這信一出便有許多流氓告化子冒着考先生來領這四百文的進帳後來發錢的人曉得有些不對了便措住不肯發給須得把卷子來做

憑據內中有些卷子已經交過的大鬧起來說你們預先沒有這個章程如今驀地變換我們卷子交過的難道是冒充的麼發錢的人說已經有許多人冒充去了考先生聽了這句話只當他有意挖苦大不答應哄然一聲鬧起來知縣驚得沒有主意大叫捉人這時楊少大人也在那裏監場只因發揮了幾句衆人都本來恨他的恃衆膽大竟把他拖翻了毆打起來好容易一衆家人救護方才逃得脫身這邊知縣也逃進去了當場巡勇彈壓捉到幾個要想重辦豈知衆考生哄堂大擾不放手只得釋放出來方才各散這個風潮一出楊幼芸合周於德也被衆人亂擊一頓還給老大人合少大人埋怨的了不得老大人因爲這個主意是周於德出的要想撤去他校長禁不起幼芸代他跪求方才過去這邊知縣因爲考生鬧事扣去了大半只錄取三分之一給予文憑衆坐館先生雖不以文憑爲奇沒有文憑一樣坐館然而究竟有些得失之見如今取錄的一小半都是周於德相好的人保薦他品行好的方才榜上有名其餘一概孫山之外衆人如何肯服呢這時正是暑假時候陸

成。愚。放。假。回。國。便。幫。助。衆。考。生。遞。了。公。稟。說。周。於。德。治。游。曠。課。營。私。舞。弊。不。足。當。校。長。之。任。要。求。撤。換。知。縣。自。然。合。楊。老。大。人。商。量。老。大。人。道。周。於。德。雖。少。閱。歷。然。而。狠。是。熱。心。這。些。都。是。挾。嫌。的。話。那。知。縣。便。批。斥。不。准。後。來。楊。幼。芸。打。聽。得。陸。成。愚。從。中。主。使。要。想。出。個。訪。案。把。他。做。一。做。齊。巧。陸。成。愚。假。滿。東。渡。去。了。方。才。逃。過。一。天。楊。老。大。人。沒。事。請。着。武。韶。子。文。善。祥。又。有。陸。成。杭。周。於。德。五。個。門。客。吃。小。生。日。的。壽。麵。談。得。正。高。興。的。時。候。忽。然。少。大。人。進。來。說。道。安。徽。省。出。了。怪。事。什。麼。革。命。黨。徐。錫。麟。竟。把。撫。臺。一。手。鎗。打。死。了。老。大。人。嚇。得。面。如。土。色。半。晌。方。道。咦。革。命。黨。竟。起。事。嗎。這。撫。臺。叫。恩。銘。是。合。我。狠。要。好。的。周。於。德。道。沈。越。先。才。到。東。京。演。說。中。國。便。出。了。這。個。風。潮。聽。說。徐。錫。麟。也。是。東。京。留。學。生。合。陸。成。愚。鄭。義。弼。兩。個。狠。要。好。的。老。大。人。大。驚。道。阿。呀。那。是。揚。州。出。了。革。命。黨。怎。樣。得。了。呢。仔。細。我。們。的。身。家。性。命。都。給。他。鬧。掉。了。陳。善。祥。道。我。原。說。陸。鄭。是。出。不。得。洋。的。一。出。洋。便。有。花。樣。出。來。不。料。知。縣。公。偏。偏。取。了。他。們。兩。個。想。來。也。是。氣。運。注。定。的。但。是。我。們。若。不。設。法。後。患。無。窮。怕。還。要。牽。連。着。哩。

楊老大人也歎了口氣。現出狠憂慮的樣子。只有賈子文坦然道：「我們喝酒就是了。秀才舉人會造反生了耳朵，沒有聽見過的。諸公放心快別這樣杞人憂天。我可包管沒事的。」楊老大人道：「子文倒膽大哩。我代你換個姓名，叫做趙子龍罷。衆人都笑起來。依舊喝酒。終席不在話下。却說這年五月裏，果然安徽省裏出了驚天動地的案件。撫臺是旗人，所以人家都把革命排滿聯在一起說的。這一來，兩江總督也接連得了不好消息，說也有人謀害他。這總督自然思患預防，便特別編成了偵探隊，招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去做了偵探。挑夫也有，戲子也有，和尚也有，都賞給他什麼官兒，叫他改扮服飾，四出探訪。只因上海地方是五方雜處，這些黨人多混在那裏。所以專派幾個眼光銳利、手段敏捷的人在上海偵探。這制臺的防備好算得精密了。說也奇怪，有一天，那總督派的高等祕密偵探在上海四馬路書攤上看見一個買書的情狀有些奇怪。暗暗的喝彩道：「真革命黨在這裏了！」升官發財就靠這個人兒。我的好運氣到了一想，不好租界上的章程。中國人是不能捉人的。眉頭一皺，

計上心來便走上前去說道。我們主人家要辦許多秘密書。請你走一蹚好嗎。賣書的道。到那裏偵探道。城裏道前賣書的便託人守着攤子說去。就去。就來。那偵探還雇了車子給賣書的坐了。到了道前下車。那偵探就上前把他捉住說。你是革命黨。交給上海道裏的差役。一面請了公文解到南京來。那賣書的倒也不驚慌。說我若是革命黨。那名聲倒很大了。偵探的也不管他。只要到了南京穩穩的可受上賞。豈知委員一審他倒堂堂皇皇的供我是賣書的。擺着一個攤。不論什麼書都賣的。那偵探先生叫我。是革命黨。想來是因爲我曾經賣過革命軍的緣故。豈知我只要是書好賣。得出錢。無論什麼我乃貓也。我乃狗也。都可賣得。管他革命軍不革命軍呢。委員一聽不對。這人並不是革命黨。就是革命黨也是個小卒。犯不着辦他。不免去稟上總督。總督暗暗好笑。叫既然不是亂黨。就釋放他。罷委員領了憲諭。自然來釋放他。不料賣書的倒不肯走了。只說我沒錢到上海去。南京又沒親友。這幾天上海書攤也怕給人家偷完了。總督沒法便給他五十塊錢。叫他仍回上海賣書的好不寫。

意倒對人家說譬如做了一宗生意拿做一封洋鈔來着實可以多打幾隻野雞了。看官們你道可笑不可笑話休。且說總督雖然遇了這些沒趣的事然而他的偵探仍舊不許一點兒鬆懈。楊老大人得了這個消息便面陳總督有兩個革命黨的的確確曉得他來歷的如今還在東洋只怕到了年假時便要回來生事。那總督本來合楊老大人要好的如今見他這樣關切更感激萬分便派給一個偵探專聽楊老大人指揮的。如有消息立刻叫他下手萬萬不可鬆過。楊老大人滿心歡喜答應了一定效勞無話便短約摸九月裏光景並不是年假當兒只因陸成愚派了什麼調查事兒來到上海順便想到家鄉一走一到上海早有人通知楊老大人。楊老大人立刻就電囑偵探前去。豈知陸成愚也有一個知己朋友在上海當教習的他合賈子文是親戚不知如何這事給他曉得了便悄悄的告訴了陸成愚。成愚知道了便連夜登舟回東仍舊進他的成城學校去。後來同學代他運動竟補了西洋官費就此到德國去了。做書的人也在這當兒出了洋以後揚州事情便不甚曉得只

好。暫。行。擱。筆。須。等。得。西。洋。回。國。再。行。調。查。清。楚。做。部。續。編。給。看。官。們。消。遣。罷。有。兩。首。  
送。別。詩。好。做。這。部。書。的。結。筆。就。寫。在。後。面。博。看。書。諸。公。一。笑。

擺。尾。搖。頭。再。不。來。 鷄。蟲。得。失。漫。相。猜。 陸。沈。劫。後。如。相。問。 滄。海。橫。流。第。幾。回。  
天。國。何。方。我。不。知。 九。關。虎。豹。總。離。奇。 他。生。夢。裏。重。尋。夢。 饒。舌。和。尙。是。我。師。



政治  
小說

義俠效順記

全一册

定價 二角五分

是書敘兩人爭一總統。而佐以社會間種種情態。詞旨雋永。事迹變幻。得未曾有。溺志政爭者。讀此可以爽然。洵近今政治小說之無上名著也。

俠情  
小說

玉光傳

全一册

定價 一角

是書敘述名妓玉光。尚俠好義。始鍾情一男子。因知其有未婚妻。流入某貴族為婢。始則忌恨。繼忽感悟。且百計以保全之。使諧伉儷。俠情妙腕。讀之可泣可歌。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軍事小說

覺我天笑譯

**英德戰爭未來記**  
 是書為英國衛黎雅原著。以世界大眼光。預料英  
 德國國際競爭之必出於戰。情節奇詭。文筆銳厲。誠  
 軍事小說之名著也。

上册  
 下册 定價 四角半  
 五角

裁判小說

吳寶中譯

**棠花怨**  
 是書為法國小說巨子雷科氏原著。分爲四十章。  
 自授金狙擊以至泥瘞罪懺。情節奇異。趣味深永。  
 爲近今裁判小說各書所僅見。

一册 定價 四角五分

言情小說

歐臣鐵漢譯

**綠陰絮語**  
 是書為英國小說家毛登原著。分爲還鄉遇雨試  
 情懷德質疑驚異述難敘舊八章。情文並茂。章法  
 細密。言情小說之傑作也。

一册 定價 二角

南洋勸業會 研究會報告書

▲洋裝一厚册

南洋勸業會。爲吾國博覽會之先聲。開會時。黃炎培先生任文牘事務。取其研究會諸君調查報告各書。摭擇精要。彙爲一册。其於改良國貨挽回利權之處。再三致意。洵實業家不可不讀之書也。

▲定價一元八角

圖三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初版

(蠶尾毒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不才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上海四馬路中市五字四百八十二號

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分售處 中國圖書公司

和各省支店

寄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各省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